

說郛卷第二

古典錄略

三墳書

清氣未升濁氣未沉遊神未靈五色未分中有其物冥冥而性存
謂之混沌混沌爲太始太始者元胎之萌也太始之數一一爲太
極太極者天地之父母也一極易天高明而清地博厚而濁謂之
太易太易者天地之變也太易之數二二爲兩儀兩儀者陰陽之
形也謂之太初太初者天地之交也太初之數四四盈易四象變
而成萬物謂之太素太素者三才之始也太素之數三三盈易天
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三才者天地之備也遊神動而靈故飛
走潛化動植魚蟲之類必備於天地之間謂之太古太古生民之
始也太古之民皆壽盈易始三男三女冬聚夏散食鳥獸蟲魚草

木之實而男女構精以女生爲姓始三頭謂之合雄紀生子三世合雄氏沒子孫相傳記其壽命是謂敍命紀通紀四姓生子二世男女衆多羣居連通從強而行是謂連通紀生子一世通紀五姓是謂五姓紀天下羣居以類相親男女衆多分爲九頭各有居方故號居方氏居方氏沒生子三十二世強弱相迫欲生吞害中有神人提挺而出故號提挺氏

政典曰國無邪教市無淫貨地無荒土官無濫士邑無遊民山不童澤不涸其正道全矣正道全則官有常職民有常業父子不背恩夫婦不棄情兄弟不去義鳥獸不失長草木不失生皇曰咸若我言則無爾終亂亂我政則爾不舍

皇曰岐伯天師爾司日月星辰陰陽曆數爾政爾考無有差貸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爾惟戒哉皇曰后土中正爾職山川草木蟲魚鳥獸爾察無亂田制以作田訟爾惟念哉皇曰龍東正爾分爵

祿賢知爾咨爾行無掩大賢以恡財無庇惡德以私賞皇曰融南
正爾平禮服祭祀爾正爾爲無亂國制以僭上無廢祀事以簡恭
爾惟念茲皇曰大封西正爾分于戈刑法爾掌以平皇曰大常北
正爾居田制民事爾訓爾均百工惟良山川爾圖爾惟勤恭哉皇
曰天師輔相五正百官士子農夫而人工技咸順我言終身於休

伏生尙書

天子出馬鳴中律步者有容大師乃奏登車告出也

散宜生南宮括闕夭太公望見西伯於羗里西伯得此而免於虎
口孔子曰西伯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
胥附耶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耶自吾得師也前有
光後有輝是非前後耶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耶
成王時三苗貫葉而生同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
之王問周公曰何也周公曰天下其和爲一乎三年越裳氏重譯

尙書大傳

五嶽皆觸石而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徧天下而雨

成王之時越裳重譯而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迅雨意中國有聖人乎

尙書璇機鈴

帝堯煥炳隆興可觀曰載曰車曰軒曰冠曰冕作此車服以賜有功

鬼哭山鳴 鄭玄曰鬼哭誅無辜也山鳴聽不聽之異也

孝經援神契

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

蛟珠宋曰蛟魚之珠有光輝可以飾旗

德至山陵則景雲出 德至於艸木則木連理也德至艸木則芝

草生又曰善養老則芝草茂 德至水泉則黃龍見君之象也又
左契曰天子孝而龍負圖地龜出書也 德至鳥獸則麒麟臻鳳
皇翔鸞鳳舞 詩含神霧曰德化充塞照潤八冥則鸞臻 王者
奉己儉約臺榭不侈尊事耆老則白雀見 德至鳥獸白鳥下
白鹿見 白虎見 王者祭祀不相踰 宴食衣服有節則白雉
至 又德至鳥獸故雉白首 又妃房不偏白雉應
椒蕘禦溫菖蒲益聰 神靈滋液則翠羽曜 天子孝天孽消滅
景雲出遊 德至八方則祥風至 神靈滋液百寶用則璣鏡出
大珠有光可以爲鏡

孝經緯

社土地之主地闕不可以盡敬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
長穀衆不可以徧祭故稷神以祭也

黃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河

禮含文嘉

燧人炮生爲熟令人無腹疾遂天之意故爲燧人

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崇有德彰有道也

神含神霧

秦地處中秋之位男懦弱女高瞭白色秀身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聲清以揚

蹄羌之國其人自膝以下有毛如馬蹄嘗自鞭其脛日行百里

易飛候

鼠舞國門厥咎亡鼠舞於庭厥咎誅死

四方嘗有大雲五色俱其下賢人隱清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爲舉賢良

正月有偃月必有嘉王

凡日食皆於晦朔食者名曰薄

京房易傳

木同本異枝其君有餘鄰邑來附者吉木生於君屋上及朝廷其君聖子木生而有實其國有慶木生於城脇一圍以上長數丈此謂城強其君大昌

變惡生夔蟲食苗心害忠良蟲食苗根無德節蟲食菜

誅不原情則霜附木不下不教而誅其霜反在草下

蟻封曰戾雨將至 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疏

五經通義

王者所以祭天地何也王者以父事天母事地子道也祭以丁辛反覆自丁寧也辛自克辛也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日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溫也

五經要義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者于右手左手陽也以當就男故著左手右手陰也御而復故

春秋漢令

蛾穴藏先知兩陰暗未集魚已噉喙巢居之鳥先知風樹木格鳥已翔翰

春秋考異

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雹雹之爲言合也

春秋說題

號者功之表諡者行之跡所以追勸成德也

星之爲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日生爲星

春秋繁露

法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稱天子

美惡之類是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生以棘楚

春秋運斗樞

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居陽布陰故稱北斗

春秋元命苞

天不足西北陽極於九故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天如雞子天大地小表裏有水地各承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過地者易也言萬物懷任交變化也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

春秋感精符

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

人主與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 注曰父天於園丘之祀也母地於方澤之祭也兄日於東郊姊月於西郊

春秋潛澤巴

河水逆流怨氣盛也

天子無高屋榭高屋榭則人叛也

春秋緯

日之將蝕則斗第二星變色微赤不明而蝕

春秋符

王者政令苟則夏降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

吳越春秋

吳季札去徐而歸行道逢男子五月被裘采薪於道傍有委金季札見之謂薪者曰爾來取此金薪者曰君舉止何高而視何下也五月被裘采薪寧是拾金者乎

陳晉對越王曰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古之孝子古者人民質朴死則裹以白茅投之中野孝子不忍父母爲禽獸所食則作彈以守之故古人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肉

越王既棲會稽范蠡等曰臣竊見會稽之上有魚池上下二處木中有三江四瀆之流九谿六合之廣上池宜於臣畜魚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越國當富盈矣

越王欲復仇冬寒則抱冰夏熱則握火愁心苦志懸膽于戶外出入嘗之不絕于口

晉春秋

大興中衡陽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門門有一木人續四五鼠于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椎椎之

吳有張衡字思眞明達天官能爲機巧作渾天儀使地居中以機動之若天轉而地止以上應度

齊春秋

王儉不好聲色未嘗遊宴衣裘服用自周而已

九州春秋

臧洪爲青州刺史爲袁紹所圍糧盡廚有米三斗主簿啓白欲以爲糜粥洪嘆曰吾獨食此何味命爲薄粥與衆共歎之

晏子春秋

北郭囓見晏子託以養母晏子分倉粟府金以遺之囓辭金受粟齊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既已築臺矣又斂于民而爲鐘則民必哀矣斂民哀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民也公乃止晏子曰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士可以避患也

景公所愛馬暴死公怒令刀解養馬者晏子請數之爾有罪三公使汝養馬汝殺之當死罪一又殺公之所愛馬當死罪二公以一馬之故殺人百姓怨吾君諸侯輕吾國汝當死罪三景公喟然曰

舍之

朝野僉載

二十卷 此書與今本出入甚多

唐張

鷲

司門員外郎張鷟字博陸人

周洛州司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道巡察性嗜水獮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小事大事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爲之踊貴故江南人號爲金牛御史

唐劉仁軌爲左僕射天下號爲解事僕射

周鳳閣侍郎杜景佺文筆宏贍知識高遠時在鳳閣時人號爲鶴鳴雞樹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爲內使時人號爲鳩集鳳池俄遷文昌右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奴驢入臺王終日迫逐無時暫捨時人號爲驅驢宰相

周春官尙書閔知微和默啜司賓丞田歸道爲副至牙帳下知微舞蹈宛轉抱默啜靴而鼻臭之田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懸之經一宿明日將殺元珍諫曰大國和親使殺之不祥乃放之及

歸與知微爭於殿庭言默啜必不和知微堅執以爲和默啜果反陷趙定知微誅九族拜歸道夏官侍郎右拾遺良弼使入匈奴坐帳下以不淨餒之良弼食盡一槃放歸朝廷恥之

周文昌左丞孫彥高無他識用性頑鈍出爲定州刺史歲餘默啜賊至圍其郭郭彥高卻鑰宅門不敢詣廳事文案須徵發者於小窗內接入賊既乘城四入彥高乃謂奴曰牢關門戶莫與鑰匙其愚怯皆此類俄而陷沒刺史之宅先殲焉浮休子曰孫彥高之智也似鼠固其穴不知水灌而鼠亡鳥固其巢不知林燔而鳥殞禽獸之不若何以處二千石之秩乎

周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州河內王武懿宗爲元帥引兵至趙州聞賊賂務整從北數千騎來王乃棄兵甲南走邢州賊退方便向前軍迴至都置酒會郎中張元一於御前嘲懿宗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階驅去賊七百里隅牆獨自戰甲仗總拋卻騎猪正南躡

上曰懿宗有馬何因騎猪對曰騎猪者夾豕走也上大笑懿宗形貌醜故曰長弓短度箭

唐崔渾御史性至溫恭能盡色養父母少不安輒祈幽靈以身代母嘗有病渾跪請病授己有頃覺疾從十指入俄而徧身母所苦遂愈丁母艱勺飲不入口哀毀瘠立無何不勝哀而卒朝野傷之周左領軍將軍權龍褒不識忌日問府史曰何名稱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褒至日子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房中褒大怒冲破我忌更陳牒改到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里彥高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

周挽郎裴最於天官試問目曰山陵事畢各還所司供葬羽儀若爲處分最判曰大行皇帝奉敕昇遐凡是羽儀皆科官造卽宜貯納以待後需殿十選

周推事索元禮時人號爲索便訊囚作鐵籠頭審其頭仍加楔爲多至腦裂髓出亦爲鳳晒翅等以椽關手足面轉之並研骨至碎亦懸囚於梁下以石縫頭其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之假父後坐賊賄流死嶺南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專以羅織酷虐爲業臺中號爲人頭羅刹殿中王旭號爲鬼面夜叉訊囚引枷柄向前名爲驢駒拔概縛枷頭着樹名曰犢子懸駒兩手捧枷累磚於上號爲仙人獻果立高木之上枷向後拗之名玉女登梯

隋末深州諸葛昂性豪俠渤海高瓚聞而造之爲設雞肫面已瓚小其用明日大設屈昂數十人烹猪羊等長八尺薄餅潤丈餘裹餡龕如庭柱盆作酒罍行巡自爲金剛舞以送之昂至後日屈瓚屈客數百人大設車行酒馬行炙挫確斬膾磔轢蒜齏唱夜叉歌師子舞瓚明日設烹一奴子十餘歲呈其頭顛手足座客皆攫喉

而吐之昂後日報設先令愛妾行酒妾無故笑昂叱下須臾蒸此妾坐銀盤仍飾以脂粉衣以綾羅遂擘骸肉以啖贐諸人皆掩目昂於姝房間撮肥肉食之盡飽而止贐羞之夜遁而去昂富後遭離亂狂賊來求金寶無可給縛於椽上炙殺之

唐安東郡都護鄧祐韶州人也家巨富奴婢千人莊田絲互恆課口腹自供未嘗設客孫子將一鴨私用祐以擅破家貲鞭二十

唐瀛州饒陽縣令竇知範貪汙有一里正死範集里正二百人爲里正造像各出錢一貫範自納之謂曰里正地下受罪先須救急範先造得一像且以與之納錢二百千平像五寸半又臘月追百姓萬餘人獵各科二杖籠如臂回宅納上以供柴用又修城料杓舉人一具範皆納取舡載入韶博鹽萬餘石放與百姓一石一縑惟有一男放鷹馬驚桑枝打其頭破百姓快之皆曰千金之子易

一兔之命

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子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便與我賣卻一雞三十文半年之間成三十萬又問竹笋一錢幾莖曰一錢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未須且林中養之至秋成一莖十錢遂至五十萬其貪猥不道皆此類

唐滕王極淫諸官妻美者無不嘗徧詐言妃喚卽行無禮時典籤崔簡妻鄭氏初到王遣喚欲不去則怕王之威去則被王所辱鄭曰昔愍懷之妃不受賊胡之逼當今清泰敢行此事邪遂入王中門外小閣王在其中鄭入欲逼之鄭大叫左右曰王也鄭曰大王豈作如是必家奴耳以一隻履擊王頭破抓面血流妃聞面出鄭氏乃得還王慚旬日不視事簡每日參候不敢離門後王衙坐簡向前謝過王慚卻入月餘日乃出諸官之妻曾被王喚入者莫不

羞之其婿問之無辭以對

唐杭州刺史裴有敵疾甚令錢唐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魘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矣夫人曰寧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敵更娶二姬周大足年中泰州赤水店有鄭家莊有一兒郎年二十餘日晏於驛路上見一青衣女子獨行姿容姝麗郎君屈就莊宿將衣被同寢至曉門久不開呼之不應於窗中窺之惟有腦骨頭顱在餘並食訖家人破戶入一物不見於梁上暗處有一大鳥冲門飛去或云羅刹魅也

江東江西山中多有楓木人於楓樹下生似人形長三四尺夜當兩卽長與樹齊見人卽縮依舊曾有人合以笠子明日看笠子掛

在樹上土人旱時欲雨以竹束其頭楔之卽兩人取以爲式極驗
楓天棗地是也

唐柴駙馬紹之弟某有材力輕趨迅捷躡身而上挺然若飛十餘
步乃止嘗著吉莫靴上鞞城直至女牆手無扳引又以足指緣佛
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文武睿聖皇帝奇
之曰此人不可以處京邑出爲外官時人號爲壁飛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略曰
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
非見機之主自祖龍御寓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
劍沙丘拚禍於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墮圯萬姓屠原岳思靜于
飛塵魚豈安于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鎮符當素靈
之缺運俯張地紐彰鳳舉之符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
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

曆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盡由於人事焉有
屬于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鑑豈不惜哉當
匿魄東峯收魂北極豈合虎豕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
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櫛銷燼羽帳隨烟君宜速
遷勿爲人患檄到如律令遂除項羽廟餘小神並盡惟會稽禹廟
存焉

唐張狗兒亦名懷慶愛偷人文章與冀州棗強尉才士製述多翻
用之時爲之語曰活剝張昌齡生吞郭正一諒不誣也

周則天時謠言曰張公吃酒李公醉張公者斥易之兄弟也李公
者言李氏大盛也

俗例春雷始鳴記其日計其數滿一百八十日霜必降又曰雁從
北來記其日後十八日霜必降

周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止於客舍飲

之醉並殺之水銀和煎并骨銷盡後又欲食其婦婦知之踰牆而遁以告縣令縣令詰之具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敕杖一百而死周舒州刺史張懷肅好食人精唐左司郎中任正名亦有此病周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每巡鄉喚百姓婦託以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靜鞭數十步主簿李愬往解救之靜羞諱其事低身答云忍痛不得口唱阿瘡瘡靜不被打阿瘡瘡

周郎中裴珪妻趙氏有美色曾就張憬藏卜年命憬藏曰夫人目長而慢准相書豬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終以廢宜慎之趙笑而去後果與合宮尉盧崇道姦沒入掖庭

唐宣城公主駙馬裴巽有外寵一人公主遣閹人執之截其耳鼻剝其陰皮漫駙馬上并截其髮令廳上判事集僚吏共觀之駙馬公主一時皆被奏降公主爲郡主駙馬左遷也

唐開元二年衡州五月頻有火災其時人盡皆見物大如瓮亦如

燈籠所指之處尋而火起百姓咸謂之火殃

開元五年洪潭二州復有火災晝日人見火精赤燉燉所詣處卽火起

內官過武三思宅三思曲意祇承恣其所欲裝束少年男子衣以羅綺出入行觴馳驅不食淫戲忘反倡蕩不歸爭稱三思之忠節共譽三思之才賢外受來婆之姦內構送韋之變

周如意中洛下有牛三足

唐先天年洛下人牽一牛左腋下有一人手長尺餘巡方而乞

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錄奏檢瑞圖乃酋耳也不食生物有虎暴則殺之

漢發兵用銅虎符及唐初爲銀兔符以兔子爲符瑞故也又以鯉魚爲符瑞遂爲銅魚符以珮之至僞武姓也玄武龜也又以銅爲龜符

郴州古桂陽郡也有曹泰年八十五偶少妻生子名曰曾日中無影焉年七十方卒親見其道士孫子具說道士曹體一卽其從孫姪云的不虛故知邴吉驗影不虛也

雜志 三卷

宋江鄰幾

孝武六年初作誥

梅聖俞說曲名鹽角兒令者始教坊家人市鹽於紙角子中得一曲譜翻之遂以名焉

丁正臣賈玉腴來館中沈景休云福州人謂之珮羹魚呼也

韓持國問李端明駕頭何物曰講座之一 仁王 原甫訪王原叔原

叔此座傳四世矣

乃初館許所生

唐制自前殿喚仗入便殿爲入閣唐末五代出御前殿爲入閣

山海經云象膽在四足 魚秋分後不食

肥壤栽柳蒸殺 鹵地宜種林禽不宜栽桃

文德殿漏刻房司天生云冬月故水澀旋汲新水滑夏月相反
林逋傲許洞洞作詩嘲逋餘杭人以爲中的寺裏撥齋飢老鼠林
間咳嗽病獼猴豪民送物伸鵝項好客窺門縮鼈頭

蘇大舜元爲浙憲登杭州黃皮塔索溷床溷於其顛羣僧惡之
蘇子容云唐誥初用紙肅宗朝有用絹者貞元後始用綾又云家
有徐浩自寫爲除左丞誥

眞宗禁銷金自東封回杜媿好者昭憲太后姪女迎駕服之眞宗
見之怒送太和宮令出家爲道士是以天下無敢犯禁者
蝟毛順者雄逆者雌都下造濫縑帛者用之

徐纘廷評監廬州稅河次得一小兒手無血懼埋之案白澤圖所
謂封食之多方

契丹鴨淥水出牛魚鱗製爲魚形贈遺婦人貼面花

景德中天下二萬五千寺今三萬九千寺陳襄判祠部云

胡武中在真州常見火雹子墜地火滅劉原甫云龍火水沃愈熾
以人火撲之卽滅

舉子有以巨軸而贄胡旦者覽之云旨哉旨哉

梅聖俞云叔父爲陝西漕知客卒浴斂畢他婢欲竊其衣其屍熱
如火驚告家人遂傳於外或云不祥此當有重喪俄而婦亦卒

司馬君實說夾拜今陝府村野婦女皆如此男子一拜婦人兩拜
男子一拜城外則不然

廟主帝用白帔后用青帔覆行禮則發之方木爲趺薦以重褥置
主于其上

錢明逸知開封府時都下婦人白角冠闊四尺梳一尺餘諫官上
疏禁之重其罰告者有賞

京師上元放燈三夕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十八兩夜燈
因錢氏而添之

四六文用經史全語必須詞旨相貫若徒積疊以爲奇乃如集句也楊文公居陽翟時希深與之啓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弗顧公其如蒼生何文公書於扇曰此文中虎也蓋喜其用經如己出特爲豪健

楊文公有重名於世常因草制爲執政者多所點竄楊甚不平因取藁上塗抹之處以濃墨傅之就加爲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或問其故乃曰是他別人腳迹當時傅以爲嗚噓自後舍人行詞遇塗抹者必相諠云又遭鞋底

汪內相勸主上聽政表云漢家之厄十世知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念重耳之獨在蓋佳語也或曰若移上句爲下句則善不可加矣

李漢老云古者詔令多天子自爲之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相如

視草而光武詔鄧禹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使臣下代言其敢爲是語乎

仁廟初欲封皇女下崇文院檢尋典故王洙等言唐制封公主有以郡國名者有以美名者文皇幼女在宮已有晉陽之號若明皇女封永穆常芬唐昌文華皆爲美名乃詔封長女福康公主次女崇慶公主蓋用明皇故事也

閩州有三雅池古有修此池者得三銅器狀如酒盃各有二篆曰伯雅仲雅季雅或謂劉表一子好酒常製三爵大受一斗次受七升小受五升趙德麟云恐是盛酒器非飲器也余以問曾存之存之言古人軀幹大升合小王仲弓傷寒證治湯劑註云古方三兩當今一兩三升當今一升然則存之之言信矣予案廣韻盃字註云酒器盃雅同音則雅字蓋借用三雅乃酒盃也無可疑者

趙德麟論法帖據唐人李涪刊誤云短啓出晉宋兵興之際國禁

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義之書云死罪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予觀文選載任昉沈約爲中丞時彈章云死罪死罪自是惶懼語不必謂違制令乃云爾也

今世燒香埋火蓋有所自楞嚴云純水沈無令見火是也

故事館職每洛陽貢花例賜百朶并南庫法酒此二者麟臺故事不載因志之

取覆膀子蓋兩制見宰執之禮自建炎中庶官亦用今則布衣以下皆通用矣

梁溪漫志

十卷

宋費

袞

字補之

故事朝廷有合撰樂章贊頌敕葬諡祭文夏國人使到驛燕設教坊白語刪潤經詞及回答高麗書並送祕書省官撰蓋學士代王言掌大典冊此等瑣細文字付之館職既足以重北門之體且以試三館翰墨之才異時內外制闕人多於此取之所謂館職儲材

意蓋本此

諡之美者極於文正司馬溫公嘗言之而身得之國朝以來諡此者惟公及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諡文貞後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爲文正其實非本諡也如張文節夏文莊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論迄不可此諡不易得如此其爲勵世之具深矣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爲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入時宜坡捧腹大笑

中興死節之士固不乏而女子守節者亦多有之洪鴻父羽之女適繁昌焦清一日遇巨盜於江中欲逼之女義不受汗投江而死兩侍兒大曰宜思小曰均奴姓吳氏女兄弟也俱有色藝亦相隨赴水死焦之甥徐伯遠傳其事丁文簡公五世孫女世爲鄭州新

鄭縣人年十六嫁進士張晉卿靖康中與其夫避地大隗山虜至丁被擒挾之上馬丁投地以醜語詆之且曰我寧死耳誓不辱於汝輩虜始亦不怒但屢扶上馬丁罵不已乃忿然瞋目遂絕於槎下晏元憲公四世孫女其父孝廣爲鄧州南陽縣尉女小字師姑年十五從叔孝純官於廣陵建炎三年陷於虜係以北去每欲侵陵之輒擲身於地僵仆氣絕或自經或投於井皆救而獲免其主母愛之撫育如己出虜中爭傳誇焉又有陳氏女其父壽隆紹興初爲湖北提刑卒於官其子造之挈妹至吳欲適呂丞相之子舟至焦山遇賊其家被害賊欲逼女力拒之大聲呼其嫂曰不如俱投江俾此身明白無爲賊辱因躍入水死其屍浮數里不沒賊怒因撞以矛乃沒女時年十四古今烈女史官不及知而湮滅無傳者何可勝數是以表而出之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襟焚香忽聞空

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所欲士答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間水濱以終其身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汝何從得之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蓋天之所靳惜清樂百倍于功名爵祿也

江東村落間有蔡祠其始巫祝附託以興妖里民信之相與營葺焉土木寢盛有惡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廟肆言詆辱巫駭愕不知所出聚謀曰吾儕爲此祠勞費不貲一旦爲此子所敗遠邇相傳則吾事去矣迨夜共詣少年以情告曰吾之情狀若固知之倘因成吾事當以錢十萬謝若少年喜問其故因教之曰汝質明復入廟詈辱如前凡廟中所有酒肴舉飲啖之斯須則僞爲受械祈哀之狀庶印吾事今先賂汝以其半少年許諾受金翌日又果復來廟廷袒裼踴嘯極口醜詆不可聞廟旁民大驚觀者踵至少年

視神像前方祭賽羅列卽舉所祀酒悉飲之以至肴饌無子遺旋俯躬如受繫者叩頭謝過忽黑血自口湧出七竅皆流卽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卽日喧傳旁郡祈禳者雲集廟貌繪繕極嚴巫所得不可勝計越數月其黨以分財不平詣郡反告乃巫寘毒酒中殺其人捕治引伏魁坐死餘分隸諸郡靈嚮訖息

舊傳滕達道未遇時與諸生講學於僧舍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而烹之事聞有司欲治其罪滕公爲丐免守素聞其能賦因諭之曰如能爲盜犬賦則將釋之滕公卽口占其辭曰僧旣無狀犬誠可偷輟藍宮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搏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難回顧兔之頭守大笑卽置不問

博物志

十卷

晉張

華

字茂先
晉司空

地以名山爲輔佐石爲之骨川爲之脈草木爲之毛土爲之肉三尺以上爲糞三尺以下爲地

考靈曜曰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面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面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譬如人在舟面坐舟行而人不覺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面言之謂之四海言皆近海海之言晦冥無所覩也

東方少陽日月所出山谷清其人佼好面方少陰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南方太陽土下水淺其人大口多傲北方太陰土平廣深其人廣面縮頸中央四析風雨交山谷峻其人端正

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

馮夷華陰潼鄉人也得仙道化爲河伯豈同道哉馮夷乘龍虎水神乘魚龍其行恍惚萬里如空

水石之怪爲龍罔象木之怪爲夔魍魎土之怪爲墳羊火之怪爲宋無忌

江河水赤名曰泣血道路涉骸於河以處也

和氣相感則生朱草山出象車澤出神馬陵出黑丹阜出土怪江南大貝海出明珠仁主壽昌民延壽命天下太平

人食冬葵爲狗所齧瘡不差或致死

麒麟鬪而日蝕鯨魚死則彗星出嬰兒啼婦乳出

龍肉以醢漬之則文章生

人食燕肉不可入水爲蛟龍所吞

妊娠者不可啖兔肉不可見兔令兒唇缺又不可啖生薑令兒多指

異說云瞽叟夫婦凶頑而生舜叔梁紇淫夫也徵在失行也加又野合而生仲尼焉在其有胎教也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

莊子云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蛇

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

削木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於後承其影則得火

陳葵子微火炒令爆啞散著熟地徧蹋之朝種莫生遠不過經宿耳

蠶三化先孕而後交不交者亦產子子後爲蠶皆無眉目易傷收採亦薄

婦人妊娠未滿三月著褶衣冠平旦左繞井三匝映詳影而去勿反頭顧勿令人知見必生男

證法司馬法周公所作

三讓一曰禮讓二曰固讓三曰終讓

盜跖冢在太陽縣西

上公備物九錫一大格各一玄牡二駟二裘冕之服赤鳥副之三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四朱戶以居五納陛以登六虎賁之士三百

人七鈇鉞各一八彤弓一彤矢百絃弓十絃矢千九鉅鬯一占珪
瓚副之

蔡伯喈母袁公妹曜卿姑也

舊洛陽字作水各漢火行也忌水故去水而加佳又魏於行次爲
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復去佳加水變雒爲洛矣

周穆王八駿赤驥飛黃白蟻華騶騷耳騶駟渠黃盜驪

漢承秦羣臣上書皆曰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改昧死曰稽首
光武因而不改

魏文帝所記諸物相似亂者武夫怪石似美玉蛇牀亂蘼蕪薺苳
亂人參杜衡亂細辛雌黃似石流黃騙魚相亂以有大小相異敵
休亂門冬百部似門冬房葵似狼毒鉤吻草與苕華相似拔楔與
草薺相似一名狗脊

神農本草云雞卵可作琥珀其法取伏卵段黃白渾雜者煑及尙

軟隨意刻作物以苦酒漬數宿既堅內著粉中佳者乃亂真矣此世所恆用作無不成者

積艾草三年後燒津液下流成鉛錫已試有驗

遠志苗曰小草根曰遠志芎藭苗曰江籬根曰芎藭

楚熊渠子夜行射石以爲伏虎矢爲沒羽

三株樹生赤水之上

續博物志

十卷

唐李

石

前部官員外郎職四人

天圍圓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案考靈曜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七千里者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迴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遊之極謂之四表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則一十九

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是地去天之數也

僧一行本名璿俗姓張氏後出家改名敬賢仙化詔起塔銅人原諡大惠禪師

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

藕生應月閏月益一節芋以十二子爲衛亦應月之數也

郭璞曰蓬飛磴則天風春則天雨蓬蠓也

傳曰雷不蓋醬令人腹中雷鳴月上下弦之時觸醬輒壞里俗忌之

龜脂得火可以然鐵

馱糞煙殺蚊壁蝨

物有異體而相制者翡翠屑金人氣粉犀北人以針敲冰南人以綫解茶

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

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
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子順相魏自叔梁紇至子順
九世魏城大梁

山東風俗遇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臥一榻覆之以衾以箕
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繡事筆硯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
天卜以乞巧

秦穆公時有人掘地得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爲
蠃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東南枝捶其首由是墓皆
植柏又曰柏爲鬼廷

老子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此章全是黃帝之言今在五干文內
則老氏所著書恐非專已出

凡鳥三指向前一指向後鸚鵡兩指向前

兩頭蛇馬鼈食牛肉所化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而者神之庭
髮者腦之華心悲則而焦腦減則髮素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
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

孔安國撰孔子弟子傳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
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

劇談錄二卷

唐康 駢文館校書郎

孟才人善歌有寵於武宗皇帝嬪御之中莫與爲比一旦龍體不
豫召而問曰我若不諱汝將何之對曰以微眇之身受君王之寵
若陛下萬歲之後無復生焉是日俾於御榻前歌河滿子一曲聲
調淒切聞者莫不涕零及宮中晏駕哀慟數日而歿禁掖近臣以
小棺殯於殿側山陵之際梓宮重莫能舉識者曰得非候才人乎
於是輿榘以殉遂窆於端陵之側是歲攻文之士或爲賦題或爲
詩目以爲馮媛班姬無以過也所知者張祜有詩云偶因清唱詠

歌頌奏入宮中二十春卻爲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

乾符中有宰相自中書還第使人以布囊盛錢數千沿路以施丐者於是貧乏相率羅列路隅所分既微漸不能普台鉉行李無復威儀時有朝士投箋諫之其略云方今兵寇互興民力凋弊所望明公弼成大化彌綸紀綱舉賢任能以光庶事俾萬物各得其理百姓日用不知損不急之官杜私門之請如此則刑清俗富天下自無窮人不宜專政廟堂方行小惠昔子產以己車濟人於溱洧君子謂不知爲政不如以時修橋梁惟明公察焉執政覽書慚怒俄而巢寇陷京遂及於難

大中年章顥舉進士詞學優贍而貧窶滋甚歲苦飢寒無以自給有章光者待以宗黨其名脫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夕風雪凝互報光成名者絡繹而至顥略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肴饌慰安之見光婢妾羅列衣裝僕者排比鞍馬顥夜分歸於

所止擁爐而坐愁嘆無已候光成名將修賀禮寢榻迫於壞牖以橫竹拄席蔽之簷際忽有鳴臬頃之集於竹上顓神魄驚駭杖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謂僕者曰我失意亦無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橫罹災患俄而禁鼓忽鳴勝到顓已登第光之服用車馬悉皆遺焉世以鷗至臬鳴不祥之兆近觀數事亦不然乎昔鄧艾臬鳴牙旂乃軍勝之兆張率更聞於庭樹亦受官之祥以此推之未必皆爲不吉者

東皋雜錄十

宋孫宗鑑

字少魏號安隱道人

予頃官海上同僚多吳人盛誇鼃味之美坐有一闕右士人大噓吳人不能平予從旁爲解紛曰漢東方朔言漢都涇渭之南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土宜薑芋水多鼃魚顏師古註曰鼃似蝦蟆而小長脚人亦取食之漢唐皆都雍東方朔言水多鼃魚是漢都人食鼃也顏師古言人亦取食之是唐都人食鼃也漢不惟都食之宗

廟薦獻亦用鼈霍光傳曰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兔鼈可以此罪也非宗廟薦獻而何吳人大喜曰今日蝦蟆價增三倍矣

今人擲錢爲博戲者以錢文面背分勝負曰字曰幕前漢西域傳云罽賓國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而如淳曰幕音漫顏師古曰幕卽漫耳無勞借音

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凸惟張平子墓銘則額與身皆篆也

唐李匡乂資暇集曰借借上字亦反下字亦反書籍俗曰借一癡借二癡索三

癡還四癡又按王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人云

古諺借書一啍啍美也後人更生其詞至三四因訛爲癡集韻釋緘

字酒器也古以借書謂借書餽酒一甌還書亦餽酒一啍故山谷從人借書有詩曰勿辭借我千里他日還君一甌三說可兼存之恆惜集韻不載以緘盛酒借書出何典故也

又四條見後

王荆公一日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貢父應聲曰四詩風雅頌拊髀曰天造地設也

東坡喜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真有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制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約坤爻六二之動一日東坡謁微仲微仲方晝寢久而不出東坡不能堪良久見於便坐有一菖蒲盆畜綠毛龜東坡曰此龜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東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常進六眼龜兒口號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別人三覺

司馬溫公人傳所製樂府詞有西江月流傳最久今又得一解名

錦堂春云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煙霞蝶尙不知春去漫遶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後縱有殘紅飛

向誰家始知青鬢無價歎飄零官路在再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溼透算感舊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宗朝韓子華玉汝兄弟相繼命相未幾持國又拜門下侍郎甚有爰立之望其家構堂欲榜白曰三相俄持國罷政遂請老東坡聞之曰既不成三相堂可只名二相公廟耳

東坡元豐間繫御史獄謫黃州元祐初起知登州未幾以禮部員外郎召道中偶遇當時獄官甚有愧色東坡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爲冥官所追議法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以自贖冥官曰何功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吏考驗不誣遂得免良久牽一牛至獄吏曰此牛觸殺人亦當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亦活數人矣良久亦得免久之獄吏引一人至曰此人生常殺人幸免死今當還命人倉皇妄言亦有黃冥官大怒詰之曰

蛇黃牛黃皆入藥天下所共知汝爲人何黃之有左右交訊其人
窘甚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慚惶

予喜蓄三代秦漢金石刻自魏晉以下不錄也西漢以前金石刻
皆完但石刻極少惟石鼓文與吉日癸巳及秦李斯篆漢文翁學
士題名爾自後漢始作墓碑故今人所見漢碑皆東京文字也予
家所藏最完者惟淳于長承與逢童子碑無一字訛冀州從事章
表亦其次也近鄆陵縣得故民吳公碑亦甚完好

古碑有三種儀禮註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禮記祭儀曰君牽
牲既入廟門麗於碑說者曰猶繫也以碑繫牲則必有穿也矣檀
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說者謂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爲
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綽繞天子六綽四碑
諸侯四綽二碑大夫二綽二碑士二綽無碑蓋古葬惟王者有隧
諸侯皆懸棺而下晉文公朝王請隧勿許曰王章也未有德而

有二王亦叔父所惡也自周衰及戰國秦漢皆以碑懸棺或以木或以石既葬碑留壙中不復出矣其後稍稍書姓名爵里其上至後漢遂作文字款識矣今人掘地得石碑或無文字而有竅者非麗牲之碑則下棺之碑也

封禪書曰天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琴瑟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按集韻釋箏字曰秦人薄義父子爭瑟而分之因以爲名箏十三絃蓋破二十五絃而爲之也

古人通上下稱朕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象曰干戈朕琴朕弼朕離騷曰朕皇考曰伯庸至秦天子始自稱曰朕

漢唐人稱父母叔通曰大人疏受謂其叔廣曰從大人議唐劉禹錫無辭以白其大人稱父曰大人蓋近語也

貢父爲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幙次與三衙相鄰時諸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茶盃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

父隔幙謂之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兵耳

神考常問荆公卿曾看歐陽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子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嘆也予謂公真不曾子細看也若使曾子細看必以嗚呼爲是五代之事豈非事事可嘆者乎

澠水燕談錄

十卷

宋王闢之

字聖

慶曆中郎官呂覺者勘公事已回登對自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差遣與卿換章服朕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耳帝寬厚欽恤之德如此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皇祐末契丹請觀太廟樂仁宗以問宰相對曰恐非享祀不可習也樞密副使孫公沔曰當以禮折之請謂使者曰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詠祖宗功德也他國可用耶使人如能助吾祭乃觀之仁宗從其言使者不敢復請

陳文惠將終前一日自爲墓誌曰宋有潁川先生堯佐字希元道號知餘子年八十不爲天官一品不爲賤使臣納祿不爲辱三者粗備歸息於先秦國太夫人

本傳太夫人仲兄丞相棲神

仲兄丞相棲神之域吾

何恨哉

范文正公知邠州暇日率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縷經數人營理葬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寓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贈斂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卽撤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孫明復先生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鬢髮皓白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五篇爲春秋學者未有過之者也故相李文定公守堯就見之嘆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食飲生疾奈何吾弟之女賢可以奉先生箕帚先生固辭文定公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爲一小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於

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面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
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妻之其女
亦甘淡薄事先生以盡婦道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趙鄰幾好學善著述太宗擢知制誥逾月卒子東之亦有文才前
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有趙延
嗣者久事舍人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
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
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
吾徒被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迨汝遠矣卽迎
三女歸京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
爲之傳以厲天下云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
其家諸子擒之乃鄰子也令儀曰汝素寡悔何苦而爲盜耶曰迫

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恐謂曰汝貧乘夜負十千以歸恐爲人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鄉里稱君爲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誘掖之子伋姪傑做舉進士第今爲南曹令族

眉山蘇洵少不喜學幾壯猶不知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舉進士又舉茂才皆不中曰此未足爲吾學也焚其文閉戶讀書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書說嘉祐初與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文忠公獻其書於朝士大夫爭持其文二子舉進士亦皆在高等於是父子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蘇蓋洵爲老蘇軾爲大蘇轍爲小蘇也

舊制郊祀禮成駕還闕門有勘契之儀其制以剗爲箭長三尺縷金飾其端緘以泥金絳囊金吾掌之金塗銅爲鏃長三寸其端所以合符者也貯以泥金紫囊駕前掌之駕至端門關吏闔扉以問

曰南來者爲誰駕前司告曰天皇帝奏請行勘箭之儀旋交勘
奏曰勘乞又審曰是否贊者齊聲曰是三審乃啓扉列班起居駕
乃入契刻檀爲魚金飾鱗鬣別刻檀板爲坎足以容魚駕前掌魚
殿前掌板駕過殿門合魚乃啓扉其制如勘箭之儀熙甯中詔罷
其制

京師品官之喪用浮屠法擊鐘初無定制景德中令文臣卿監武
臣大將軍命婦郡夫人以上令於天清間寶擊鐘至今爲例

進士之舉至本朝尤盛而沿革不一間寶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訴
訟帝御講武殿覆試自此始賜詩自興國二年呂蒙正勝始分甲
次自興國八年王世則勝始賜袍笏自祥符中姚暉勝始賜宴自
呂蒙正勝始賜同出身自王世則勝始賜別科出身自咸平三年
陳堯咨勝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勝始彌封謄錄覆考編排皆
始於景德祥符之間

慶曆中歐陽文忠公謫守滁州有琅琊幽谷山川奇麗鳴泉飛瀑
聲若環珮公臨聽忘歸僧智仙作亭其上公刻石爲記以遺州人
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聞而往遊其山水秀絕以琴
寫其聲爲醉翁吟蓋宮聲三疊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
遺遵并爲醉翁引以敘其事然調不主聲爲知琴者所惜後三十
餘年公薨遵亦歿其後廬山道人崔閑遵客也妙於琴理常恨此
曲無詞乃譜其聲請於東坡居士子瞻以補其缺然後聲詞皆備
遂爲琴中絕妙好事者爭傳其詞曰琅然清圓誰彈向空山無言
惟有醉翁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
哉此賢第二疊正聲詞此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
有時而童巔水有時而回淵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
間試聽徽外三兩絃方其補詞閑爲絃其聲居士倚爲詞頃刻而
就無所點竄遵之子爲比丘號本覺真禪師居士書以與之云二

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

洛陽至京六驛舊未嘗進花李文定公留守始以花進歲差府校一人乘驛馬晝夜馳至京師所進止姚黃魏紫三四朵用菜葉實籠中藉覆上下使馬不動搖亦所以禦日氣又以蠟封花蒂可數日不落至今歲貢不絕

江陰軍北距大江地僻鮮過客無將迎之煩所隸一縣公事絕少通州南阻江東北濱海士大夫罕至居民以魚鹽自給不爲盜賊獄訟希簡仕宦二州者最爲優逸故士大夫以江陰爲兩浙通院通州爲淮南道院也

北戶錄

唐段公路

赤白吉了

普寧有廉州民獲赤白吉了各一頭獻於刺史其赤者尋卒白者

久而能言

猿

公路咸通十年往高涼程次青山鎮其山多猿有黃緋者絕大毛彩殷鮮真謂奇獸夫猿則狙獼猱狝之類其色多傳青白玄黃而已今則豈可窮其族類歟其猿能伏鼠多羣行玄者善啼其音淒入肝脾韻含宮徵方知當一部鼓吹豈獨於鼃聲者哉

蝮蛇

蝮蛇大者長十餘丈圍可七八尺多在樹上候麋鹿過者吸而吞之至鹿消卽纏束大樹出其頭角乃不復動夷人伺之方以竹籤籤煞之取其膽也故南裔異物志曰蝮惟大蛇旣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象吞鹿腴咸養創賓享嘉食是豆是觴言其養創之時肪腴甚肥美搏之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元和郡縣引括地志云蝮蛇牙長七八寸土人尤重之云辟不祥利遠行賣一

枚直牛數頭

紅蛇

公路至雷州對岸倚舟候風勢見羣小兒簇二巨蛇各長丈餘一
如孔雀尾色毛金翠奪目一如真紅色鮮明若血又有十餘頭白
蛇前後相次若導從俱入一榕藤竅內竟不復出故知蛇有草木
水土四種其類不可窮也又歸化縣有兩頭蛇南越云無毒夷人
餌之兼名苑云兩頭蛇一名越王約髮俗占見之不祥然論衡引
楚相孫叔敖天祐者何也會最又云渾夕之山有蛇一首兩身名
曰肥蠅見則大旱管子曰涸水之精名曰蠅或音一頭兩身以其名
呼之可使取魚鼈

通犀

通犀置大霧重露下終不沾濡又堪爲釵蠹撓藥酒酒生沫若貯
米飼雞雞見輒驚散一呼爲駭雞犀或中藥箭刺於創中立愈蓋

犀食百毒棘刺故也

孔雀

雷羅數州收孔雀雛養之使極馴擾致於山野間以物絆足傍施羅網伺野孔雀至則倒網掩之舉無遺者一說孔雀不匹偶但音影相接便有孕如白鷓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雌鳴下風亦孕見博物志又周書曰成王時方人獻孔鳥方亦戎別名山海經南方孔鳥郭璞注孔雀也宋紀曰孝武大明五年有郡獻白孔雀爲瑞者愚按說文曰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鷓字林音由今獵師有鷓也淮南萬畢術曰鷓鷃致鳥註云取鷓折其大羽絆其兩足以爲媒博物志又云鷓鷃一名鷓鷃

鷓鷃

衡州南多鷓鷃解嶺南野葛諸菌毒及辟瘟瘴又一名鷓音多對啼廣志言遮姑鳴云但南不北古今注云其鳴自呼南越志云鷓

鳩充鳥也雖復東西迴翔然而命詔之始必也南翥其鳴自號杜
薄州食之亡癘此三說啼處豈同於牛屋辨哉唯本草說鳴云鈎
轉格磔反竹客小類斑鳩

鸚鵡

廣之南新勤春十州呼爲南道多鸚鵡凡養之俗忌以手頻觸其
背犯者卽多病顛而卒土人謂爲鸚鵡瘴愚親驗之

蛤蚧

蛤蚧首如蟾蜍背淺綠色上有土花斑點若古錦文長尺餘尾絕
短其族則守宮蜥蜴蠃蜒多居古木竅間自呼其名聲絕大又有
十二時亦其類也大者一尺尾長於身傳云自旦至莫變十二般
色傷人必死愚常獲一枚閉於籠中玩之止見變黃褐赤黑四色

紅蟹

儋州出紅蟹大小殼上多作十二點深燕支色其殼與虎蟹堪作

疊子按蟹一名蜨音廣雅云雄曰蝦蟇雌曰博帶抱朴子又云山中辰日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古今注云小蟹一名長卿廣志云蝓音小蟹大如貨錢又蟹奴如榆莢在其腹中生死不相離山海經載千里蟹洞冥記有貢百足蟹長九尺四螯者今恩州又出石蟹

蛺蝶枝

公路南行歷懸藤蛺蝶維舟飲水手覩巖側有一木五綵初謂丹青之樹因命童僕采之頃獲一枝尙綴軟蝶凡二十餘箇有翠紺縷者金眼丁香眼者紫斑者黑花者黃白者緋脈者大如蝙蝠者小如榆莢者愚因登岸視之乃木葉化焉是知蝶生江南柑橘樹中麥爲奄蝶烏足之葉爲蝴蝶皆造化使然豈虛語歟又會要云大食國西隣大海常遣人乘舡經八年未極西岸中有一方石石上有樹榦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脚尻著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死也異苑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見一竹

中央蛇形已成上枝葉如故吳郡桐廬民常伐薪遺竹一宿見雉頭頸盡就身猶未此亦竹爲蛇蛇爲雉也

紅蝙蝠

紅蝙蝠出瀧州皆深紅色唯翼脈淺黑多雙伏紅蕉花間採者若獲其一則一不去南人收爲媚藥王子年拾遺云有五色蝙蝠異物志鼉蝨魚因風入空木而化爲蝙蝠靈芝圖說白蝙蝠服之壽萬歲又媚藥載嗽金鳥辟寒金龍子布穀腳頸骨鵲腦砂矮蓂草苟草左行草獨未見錄紅蝙蝠處豈缺載乎又有無風獨搖草男女帶之相媚又陳藏器云金榼子蔓生取子中人帶於衣令人有媚多迷人

金龜子

金龜子甲蟲也五六月生於草蔓上大於榆莢細視之真金帖龜子行則成雙其蟲死金色隨滅如螢光也南人收以養粉云與汞

粉相宜

四足魚

金義之西南有山曰盤龍山有乳洞洞有金沙龍盆魚皆四足修尾丹腹狀若守宮游泳水濱人莫敢犯按御覽云龍盤山有石洞洞中小水有四足魚皆如龍形人殺之卽風雨也然唐韻云鰈名四足山海經云人魚如鮪音魚四腳出丹洛二水有鰈大者謂之鰈音爾雅注鰈似鮪四足聲似小兒但未見言其可致風雨耳公路因思道書說五頭魚三足甕皆神化所致不可以類而推也若以魚之異者則醴水之魚名朱鼈六足有珠又歷澗潭有五色魚又丹水出丹魚割血以塗足下則可步履水上又翔法師云鯨魚一首十身初學記引魚狸背上有斑文腹下純青知海潮亦如博物志云牛魚也又金魚腦中有玆金出邛州婆塞江又吳王食鱠有餘棄江中爲魚今名吳王餘鱠者長數寸又魏書四時食制曰

望魚側如刀可以刈草出豫章白髮魚戴髮形如婦人白肥無鱗
出滇池又郭延生述征記曰城陽縣南堯母慶都墓廟前一池魚
頭間有印文謂之印頰魚非告祠者捕不得又臨海異物志云鰕
魚如指長七八寸但有脊骨曝作燭極有光明又比目魚一名鱠
沈懷遠南越志謂之板魚亦曰左介介亦作鮓吳都賦云雙則比
目片則王餘異物志南方鏡魚圓如鏡也又異苑云鰩魚凡諸魚
欲產鰩魚輒以頭衝其腹世謂衆魚之生母又臨海水土異物志
鹿魚頭有兩角如鹿又云鮫謂鱈魚背腹皆有刺如三角菱又神
異經黃公魚長七八尺狀如鯉魚以烏梅二七煮之卽熟食之治
邪病如此之類豈勝言哉

魚子

南海諸郡郡人至八九月於池塘間采魚子著艸上懸於竈烟上
至二月春雷發時卻收草浸於池塘間旬日內如蝦蟆子狀悉成

細魚其大如髮土人乃編織藤竹籠子塗以禹餘糧或編泥蠣灰收水以貯魚兒鬻於市者號爲魚種於池塘間一年內可供口腹也愚按陶朱公養魚經曰朱公謂威王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池也又拂林有羊羔生於土中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惟人著甲走馬擊鼓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便逐水草又博物志云取鼈剉如棋搏赤莧汁和令厚以茅苞之六月中投於池澤中經旬團團成鼈也

水母

水母兼名苑云一名蚌一名石鏡南人治而食之云性熱偏療河魚疾也

蚊母

端新州有鳥類青鯢而觜大常在池塘間捕魚而食每作一聲則有蚊子羣出其口按爾雅曰鷓鳥似烏鸚而大廣志云蚊母此鳥

吐出蚊也土人云其翅堪爲扇唯辟蚊子與陳藏器說同又云塞北有蚊母草嶺南有蚊母木南越志又云古度樹一呼郝子南人號曰柁反日亞不花而實實從木皮中出如綴珠璫其實大如櫻桃黃卽可食過則實中化爲飛蛾穿子飛出愚驗之亦爲蚊子也

鵝毛爲被

邕之南有酋豪多織鵝毛爲被如畦衲之其溫軟不下絛絮也

紅蝦

紅蝦出潮州潘州南巴縣大者長二尺土人多理爲盃王子年拾遺云大蝦長一尺鬚可爲簪洞冥記載蝦鬚杖名苑云廣州獻蝦頭盃簡文將盛酒無故自躍乃不復用愚又按毛詩義疏貝大者有一尺六七寸今九真交阯以爲盃盤實奇物也

雞毛爲筆

番禺諸郡如隴右多以青羊毫爲筆韶州擇雞毛爲筆其二覆鋒

亦有圓如錐方如鑿可抄寫細字者昔溪源有鴨毛筆以山雞毛雀雉毛間之五色可愛筆有豐狐之毫虎僕之毛蚺蛉鼠毛鼠鬚殺癩麝毛狸毛馬毛羊鬚胎髮龍筋爲之未若兔毫

雞卵卜

邕州之南有善行禁者取雞卵墨畫祝而奠之剖爲二片以驗其黃然後決嫌疑定禍福言如響答據此乃古法也神仙傳曰人有病就茅君請福奠雞卵十枚以內帳中須臾茅君擲出中無黃者病多愈有黃者不愈常以此爲候愚又見卜之流雜書傳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烏卜雖不法於著龜亦有可以稱者

雞骨爲卜

南方逐除夜及將發舡皆殺雞擇骨爲卜傳古法也卜吉卽以肉祠舡神呼爲孟公孟姥其來尙矣按梁簡文舡神記云舡神名馮耳五行書云下舡三拜三呼其名除百忌又呼爲孟公孟姥劉思

真云玄冥爲水官死爲水神冥孟聲相似又孟公父名憤母名衣孟姥父名板母名履或云冥公冥姥因玄冥也

黑象

廣之屬城循州雷州皆產黑象牙小而紅土人捕之爭食其鼻云肥脆偏堪爲炙愚按象有十二肉陳藏器云唯鼻是其本肉諸節雜肉梁翔法師云象一名伽那古訓云象孕子五歲始生山海經云性妬不畜淫子

鵝毛脰

恩州出鵝毛脰乃鹽藏鱸魚其味絕美其細如蝦蟲郭儀恭云小魚一斤千頭未之過也

桃榔

桃榔莖葉與波斯棗古散椰子檳榔小異其木如莎樹皮穰木皮出麪可食洛陽伽藍記云昭儀寺與有酒樹麪木得非桃榔乎其

心爲炙滋腴極美

紅鹽

恩州有鹽場出紅鹽色鮮如雪驗之卽由煎時染成差可受也鄭公處云琴湖池桃花鹽色如桃花隨月盈縮在張腋西北按鹽有赤鹽紫鹽黑鹽青鹽黃鹽亦有如虎如印如織如石如水精狀者

米麩

廣州南尙米麩合生熟粉爲之白薄而肌按梁劉孝威謝官賜交州米麩四伯屈詳其言屈豈今之數乎且前朝短書雜記卽有呼食爲頭以魚爲蚪茗爲薄爲莢筆爲雙爲牀爲枚墨爲螺爲量爲丸爲枚紙爲番爲幅爲枚布爲鼓錦爲兩衣爲裁袈裟爲緣奴爲頭廚爲子蠟爲餅檳榔爲口胡桃爲子爲口其事不可備論

燕菁

韶州茱有燕菁郡人采之爲菹脆而且甘不失北中味也愚按司

馬相如凡將篇謂門善當門小學篇曰笏善會最又云以子江南種變爲菘菘子黑蕪善子紫赤也又據南朝食奠中有芥子醬蘆荀根菹菘之類是江南爲菘驗也今番禺韶州產蕪善林禽木瓜勤州出栗子寶州出梨有類浙東成家梨又非哀家梨廣之人食品中有團油飯蟻子醬老鹽薑蛤臙褒牛頭又按南朝食品中有奧肉法奧卽褒類也又有沚臙煎肖法云

睡菜

睡菜五六月生於田塘中葉類茨菰根如藕梢土人採根爲鹹菹食之或云好睡郭子橫云五味草食之不使人睡亦名卻睡草

水韭

生於池塘中葉似韭得非龍爪薤乎字林云葢水中野韭也又葑見字林似蒜生水中

薤菜

葉如柳三月生陳藏器云主解胡蔓子毒胡蔓卽冶葛也愚按廣之菜有棹東風葢葯之類無足奇者吳志孫皓時有蕒菜晉安帝紀義熙二年有苦蕒菜生揚州國初建達國獻佛土菜泥婆羅國獻波稜菜

斑皮竹筍

湘源縣十二月食斑皮竹筍諸筍無以及之吳錄云馬援至荔浦見冬筍名曰苞筍博物志曰斑皮竹堯女以淚揮竹盡斑也爾雅曰筍竹之萌說文曰笋竹胎詩義疏筍皆四月生巴竹筍八月生簕竹筍冬夏生永嘉記含墮竹筍六月生愚按山海經竹生花其年便枯六十年一易根必結實而枯死實落土復生六年還成町也竹譜曰筍必六十籜亦六年是也南中有以竹爲刀錯子者如小鈍復以漿水洗之如初廣州記云石林竹勁利削爲刀切截象皮如截芋也愚聞貞元五年番禺有海戶犯鹽禁避罪羅浮山深

入至第十三嶺遇巨竹百千萬竿竹圍二十一尺有三十九節節長二丈卽由梧類海戶因破之爲箴會罷吏捕遂挈而歸時軍人獲一箴以爲奇者後獻於刺史李復復命陸子羽圖而記之漢許慎說文有長節竹謂之笈得非羅浮山龍鍾之義乎

荔支無核

南方果之美者有荔支梧州火山者初夏先熟而味小劣其高潘州者最佳五六月方熟有無核類雞卵大者其肪瑩白不減水精性熱液甘乃奇實也

變柑

新州出變柑有苞大於升者但皮薄如洞庭之橘餘柑之所弗及傳云本自高要移植不數百里形味俱變因以爲名亦如踰淮爲枳乃水土異也

山橘子

冬熟有大如土瓜者次如彈丸者皮薄下氣普寧多之

橄欖子

八九月熟其大如棗廣志云有大如雞卵者有野生者高不可梯但刻其根方數寸許內鹽於中一夕子皆落矣今高涼有銀坑橄欖子細長多味美於諸郡產者其價亦貴愚按南越志博羅縣有合成樹樹去地二丈爲三衢東向一衢爲木威南向一衢爲橄欖西向一衢爲玉文廣志書此橄欖字南州異物志作此橄栳字陳藏器云其木主鯢魚毒此木作機撥著鯢魚皆浮出

山胡桃

山胡桃皮厚底平狀如檳榔

楊梅

楊梅葉如龍眼樹如冬青一名杔潘州有白色者甜而絕大

偏核桃

占卑國出形如半月狀波斯人取食之絕香美極下氣

紅梅

嶺之梅小於江左居人采之雜以豆蔻花廣志作豆蔻字也枸櫞子朱槿之類和鹽曝之梅爲槿花所染其色可愛又有選大梅刻鏤餅罐結帶之類取糖汁漬之亦甚甘脆

五色藤

瓊州出五色藤合子書囊之類細於錦綺亦藤工之妙手也新州作五色藤筌臺皆一時之精絕昔梁劉孝儀謝太子五色藤筌蹄一枚云炎州采藤麗窮綺縵得非筌臺與筌蹄語訛歟

香皮紙

羅州多棧香樹身如柅柳皮堪搗紙土人號爲香皮紙小不及桑根竹膜紙松皮紙側理紙也又常讀謝康樂山居賦云剝芟岩椒言芟皮可爲紙未詳其木也

枹木

枹木產水中葉細如檜其身堅類柏唯根軟不勝刀鋸今潮州新州多剝之爲屨按翔法師書云櫛一名水松生水中無枝形如筍亦曰松枹今爲屨是也又陳周弘正謝賚漆松枹屨云蒙此慈錫便得輕舉

紅簾

瓊州出紅簾一呼爲笙或謂之遮蔭亦謂之行唐其色殷紅瑩而不垢又不如溪鵲紅席竿散臥簾椰子座席蒲褥筍席花紈臥簾月支毛席流黃簾象牙席以爲優劣歟

方竹

澄州產方竹體如削成勁健堪爲杖亦不讓張騫筇竹杖也其竹融州亦出大者數丈又海晏出蘆堪爲杖高潘州出千歲蕨拄杖小類貝多更有疎節竹僧道多以爲杖又按會最云漆川通竹直

上無節空心也

山花

山花藥生端州山崦間多有之其葉類藍其花似蓼正月開土人采含苞者賣之用爲燕支粉或持染絹帛其紅不下藍花又鄭公虔云石榴花堪作烟支

鶴子草

鶴子草蔓花也當夏開南人云是媚草甚神可比懷草夢芝采之曝乾以代而鑿形如飛鶴狀翅羽觜距無不畢備亦草之奇者蔓上春生雙蟲常食其葉土人收於奩粉間飼之如養蠶法蟲老不食而蛻爲蝶女子佩之如細烏皮號爲媚蝶郭子橫記勒畢國獻細烏以方赤玉籠盛數百形大於蠅狀如鸚鵡聲聞數百里之間如黃鶻鳴也國人以此烏候日晷亦曰候日蟲帝得之旬日飛盡明年有細烏集於帷帘或襲人衣袖因名蟬衣宮內嬪御有烏集

其衣者輒蒙愛幸至武帝末稍稍自死人服其皮者多爲丈夫所媚予謂花子事如面光眉翠月黃星靨其來尙矣然事之相類者見拾遺引孫和悅鄧夫人嘗置膝上和月下舞水晶如意誤傷夫人頰流血染袴和自舐瘡太醫曰獼髓雜玉及琥珀屑當滅痕和乃作膏琥珀太多痕未滅而額有赤點細視之更益其妍諸嬖要寵者以丹青點額而後進幸一說上官昭容自製花子以掩黥處

越王竹

嚴州產越王竹根於石上狀若荻枝高尺餘土人加其色用代酒籌次有沙筍產於海島間其心若骨可爲籌筍人欲采者須輕步拔之不爾聞人行聲則縮入沙中了不可取陳藏器云越王餘算味鹹生南海算子長尺許

蔓草

廣州之南數百里有蔓草生焉其草吐一葉片大如掌初夏開徧

問土人莫有知者

指甲花

花細白色絕芳香今番人重之但未詳其名也又耶悉弭花白末利花皆波斯移植中夏如毗尸沙金錢花也本出外國大同二年始來中土愚詳末利乃五印度花名佛書多載之貫華亦佛事也又扶南傳曰頓遜國有樞撥花葉逆花致祭花各遂花摩夷花唐初罽賓國獻俱物頭花伽失畢國獻泥樓鉢羅花皆中國所無者

相思子

相思子有蔓生者與龍腦相宜能令香不耗干寶搜神記云大夫韓憑妻美宋康王奪之憑自殺妻自投臺下死王怒令塚相望宿昔有文梓木生二塚之端根交於下枝錯其上康王哀之因號其木曰相思樹

睡蓮

睡蓮葉如荇而大浮於水面其花布葉數重不房而蕊凡五種色
當夏晝開夜縮入水底晝復出也與夢草晝縮入地夜卽復出一
何背哉

說郭卷第二終

說郛卷第三

談壘

五卷

明皇雜錄

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貴妃賜以金粟裝臂環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時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洞知律度安祿山獻白玉簫管數百事中官自蜀回得琵琶以獻其槽以邏逆檀爲之光潤如玉有金縷紅紋燧成雙鳳張九齡裴輝卿罷免之日二人鞠躬卑遜李林甫抑揚自得觀者謂一鷗挾兩兔上置酒興慶宮有獻水調歌頭者云山川滿目泪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如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上問誰爲此詞曰李嶠上曰真才子幸繡嶺宮宮隘而暑其上使覘姚崇報曰乘小駟按轡木陰下上從之頓忘溽暑帝爲皇孫時天后奇之曰此兒當爲太平天子以玉龍

子賜之玉龍長纒數寸精巧異常本太宗晉陽時物帝甚寶惜後因旱祈雨必應

九齡在相位李林甫陰欲中之九齡作歸燕詩贈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樓戶時雙入華軒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知其必退恚怒稍解

李林甫壻鄭平爲省郎見其鬢髮斑白因曰上明日當賜甘露羹鄭郎飲之能烏髮翌日食之一夕而髮如黓

僧一行通大衍算法聞天台國清寺僧精其術往求之至寺未敢入竊於門間窺之見僧於庭下布算曰當有弟子來求吾術須門前水西流弟子乃至一行乃趨出請教僧視門前溪水舊東流忽西流遂授其術

李適之與李林甫同相爲林甫中傷而罷未罷前數日廚中數鼎躍出相擊耳足俱折繼貶宜春而卒

明皇用葉法善術上元夜自上陽宮往西涼州觀燈以鐵如意質酒而還遣使取之不誣

虢國夫人恩傾一時所居本章嗣立宅韋氏子弟方晝偃息忽見婦人衣黃羅衫降步輦侍婢數十人謂曰聞此宅欲貨其價幾何韋氏曰先人舊廬所未忍捨語未畢有工人數百登東廂撤其瓦木韋氏攜琴書委於衢路歎曰不才爲勢家所奪古人之戒見於今日堂成以金盤貯瑟瑟二斗以賞匠者後因大風折木墜於堂上略無所損撤瓦以觀皆承以木瓦

樂府雜錄

段安節

雅樂部 雲韶部 清樂部 鼓吹部

驅儼用方相四人戴冠及面具黃金爲四目衣熊裘執戈揚楯口

作儼儼之聲以逐疫也又十二人皆朱髮衣白畫衣各執麻鞭蓋

瓣麻爲之長數尺振之聲甚厲乃呼神名侂子五百小兒爲之衣

朱襪青襦戴面具以晦日於紫宸殿前儺張宮縣樂

熊羆部

鼓架部

龜茲部

師子那舞太平曲破障樂曲萬年期曲李朱羅進此曲名天仙一獅子十二人畫衣紅拂朱抹觀

胡部 歌 舞 夷部樂

俳優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弄參軍始自後漢館陶令石耽有賊犯孝和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卽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終年乃復故爲參軍開元中李仙鶴善此戲明皇特授李仙鶴正參軍以食其俸武宗朝有曹叔度劉泉水殊妙咸通以來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敬三人弄假婦人大中以來有孫乾飯劉璃瓶近者郭外春孫有熊僖宗幸蜀時戲中有劉眞者尤能後乃隨駕入京籍於教坊弄婆羅門大和初有康廼米禾稼米萬槌近年有李伯魁石瑤山也

夷樂部 扶南 高昌等

琵琶 箏 箜篌 笙 笛 觱栗 琴 羯鼓 鼓 拍板

安公子

名曲

始自煬帝將幸江都時有樂工於笛中吹其父病於臥

內聞之乃問其子曰何得此曲對曰宮中新翻也父歔歔謂其子曰宮曰君商曰臣宮聲往而不返大駕東巡必不還矣汝可託疾勿去也其精鑿如此

黃聰疊

子念曲

太宗定中原所乘戰馬也後遇征遼馬斃上歎息乃

命樂工撰此曲

離別難天后朝一士人陷冤獄其妻配入掖庭善吹觱栗撰此曲以寄哀情始名大郎神蓋取良人行第也畏人知遂易名悲切子終號怨回鶻

夜半樂明皇自潞州入平內難正半夜斬長樂門關引兵入宮剪逆人遂撰此曲

還京樂

雨霖鈴明皇自蜀反正樂人張野狐所製

康老子卽長安富家子落魄不事生計常與國樂遊處一旦家產

蕩盡偶一老嫗持舊錦褥貨鬻乃以半千獲之尋有波斯見大驚謂康曰何處得此至寶也是冰蠶絲所織暑月陳於座可致一室清涼卽酬千萬康得之還與國樂追歡不經年復盡康卒樂人歎之遂製此曲亦名得至寶亦曰得寶子明皇初納太真喜謂後宮曰得楊氏女如得至寶亦製曲名得寶子

文淑子長慶中俗講僧文淑善吟經樂工黃米飯狀其念四聲觀世音而撰此曲

望江南朱崖太尉鎮浙江日爲亡妓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亦名曰望江南

楊柳枝白傳閒居洛邑時作後入教坊

傾杯樂宣宗善吹蘆管自製此曲有數聲不均上初捻管命俳兒辛骨柸拍不中上瞑目囑之骨柸憂懼一旦而殞

道調子懿宗命樂工敬納吹觱栗初弄道調上謂是曲乃誤拍之

敬納乃隨拍撰成此曲

傀儡子自昔傳云起於漢祖在平城爲突厥所圍其城一面卽突厥妻闕支氏兵強於三面壘中絕食陳平方知闕支氏妒忌卽造木偶人運機關舞於陣間闕支氏望見謂是生人慮其下城突厥必納妓女遂退軍高祖乃脫禍出史但云陳平以祕計免之蓋鄙其策下耳後樂家翻爲其引歌舞郭郎者髮正髡善優笑里閤呼爲郭郎凡戲場在俳兒之首也

別樂儀識五音輪二十八調舜時調八音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用八百般樂器周時用宮商角徵羽製五音成樂器至五百般直至唐時又減樂器三百般太宗朝三百般樂器內挑絲爲胡部宮商角羽並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聲而無其調

平聲羽七調 第一運中宮調第二運羽平調第三運南呂調第

四運仙呂調第五運黃鐘調第六運般陟調第七運高般調

雖云呂調七運

上聲角七調 第一運越角調 大石角調 高大食角調 雙

角調 小食角調亦名正角調 揭指角調 林鐘角調

去聲宮七調 正宮調 高宮調 中呂宮調 道宮調 南呂

宮調 仙呂宮調 黃鐘宮調

入聲商七調 越調 大食調 高大食調 雙調 小食調

歇指調 林鐘調

上平聲犯下平聲犯下聲爲徵聲商角用宮遂羽

右件二十八調琵琶二十四調方得足五絲五本共應二十八調
本笙二十八調本外別有二十本管中調初制胡部元無方響只
有竹絲綠方響不應諸調有直拔聲太宗於庫內別取一片鐵有
似方響下於中呂調頭一韻名大呂應高般涉調頭方得應二十
八調箏只有宮商角羽四調臨時移柱應二十八調

歌者樂之聲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古之能者韓娥李延年莫愁善歌者必先調其氣氤氳自臍間出至喉乃噫其調卽分抗墜之音可致遏雲響谷之妙開元中內人許子和吉州永新縣樂家女也入宮因名永新能變新聲高秋朗月喉轉一聲響傳九陌一日大酺於勤政樓萬衆誼譁莫得聞龍魚百戲之音永新乃掠髮舉袂直奏慢聲廣場寂寂若無一人漁陽之亂六宮星散永新爲一士人所得後士人卒遂落風塵臨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大曆中張紅紅本與其父唱歌丐於衢路韋青納爲姬嘗有樂工撰新聲未進先印可於青青潛令紅紅聽於屏後以小荳數合記其拍歌罷青入問之云已唱得矣青出給云某有女弟子久曾唱此非新曲也隔屏唱之一聲不失敬宗召入宮宮中號記曲娘子韋青卒紅奏云妾本風塵丐者致身入內不忍忘其恩一慟而絕拍板本無譜黃幡綽造譜紙上畫兩耳進之但有耳道卽無節奏

也

牛齒羅餅之樂句

北戶錄

詳在第二卷

段公路

唐萬年縣尉

邕之南溪洞酋長以鵝毛爲被取鵝頭頸細軟毛如稻畦編之暖

甚如絛

此三條本文與注混且刪改甚多

前朝呼食爲頭以魚爲斗梁科律生魚若干斗呼筆爲雙爲床爲枚梁簡文答徐摛書特設書幌乍置筆床四管爲一床也以墨爲螺爲量爲圓爲枚陸雲與兄書送墨二螺梁科律御墨一量十二圓漢官儀令僕丞郎賜墨一枚以紙爲番爲幅爲枚湘東王上荆武紙萬幅筆四百枚簡文帝奉紅牋二千番又云送四色紙三萬枚答湘東王也晉宋間有一種紙長丈餘就船抄之世謂蠻紙南廣作蛤臙蛤卽蛙也作臙如常法陶注本草云青脊者曰土鴨黑者曰蛤子臙以青爲上漢書言鄠杜之間水多蛙魚宋書張暢弟爲獒犬所傷醫云食蝦蟆臙臙成食果愈乃知前人食蛙久矣

抱朴子云萬歲者領下有丹書八字南史丘傑傳云蝦蟆有毒初不信賢食之夢得藥三丸下科斗子數升

芝田錄

丁用晦

侯景逼臺城梁武帝計無所出有小兒獻計以紙鳶繫書詔因風縱之翼有外援鳶飛數十援卒不至臺城遂陷煬帝在江都代王留守長安羣盜蜂起有獻計者刻木鷲繫詔於頭致之渭汭冀關東救兵至日放百千順流而下竟無救至

隋文帝問賀若弼曰卿識陳天子否弼曰臣未甚識帝召之陳主以若弼名重既見先拜之恭謹流汗弼曰卿不必如此恐悚必不失卻歸命侯

魏徵寢疾上曰卿必不起豈無一言徵曰發不恤緯上曰真藥石也徵疾亟上領幼女曰無以報卿功德卿強開眼認取新婦大事去矣終不能顧後數年以主嫁其子

幽明錄

嵇康燈下彈琴忽一人長丈餘著黑單衣革帶康熟視乃吹火滅曰恥與魑魅爭光阮德如嘗登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白單衣平上幘相去咫尺德如心安氣定笑曰人言鬼可憎果然如是鬼赧而退

永嘉中泰山巢氏居晉陵家婢採薪忽一人隨婢還家不使人見與婢飲宴輒吹笛而歌歌曰閒夜寂以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名長生

袁安父亡道逢三書生告安葬地處云葬此世爲貴官安因葬其地遂登司徒子孫昌盛四世五公

紀異錄

又名洛中記異

秦再思

天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六匹一曰紅叱撥二曰紫叱撥三曰青叱撥四曰黃叱撥五曰丁香叱撥六曰桃花叱撥上乃改名紅玉犀

紫玉犀平山輦凌雲輦飛香輦百花輦命圖于瑤光殿

宣宗宴罷見百官與衛王拜舞遺下果食食物上怪之咸曰歸獻
父母及遣小兒上勅大官今後大宴文武官給食兩分與父母別
給果子與男女所食餘者聽以帕子裹歸

陝州山中有梨樹貞觀初有鳳棲止結實脆美因號鳳棲梨

稽神錄

合併入第十四卷中

宋徐鉉

建威軍人妻死再娶虐前妻之子夫不能制忽見亡妻入門責後
妻曰人誰無死誰無子母之情乃虐我所生如是訴於地下與我
十日假誨汝汝不改必死汝夫妻再拜爲具酒食滿十日將去責
戒甚切舉家送入柏林中乃不見

王師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臥於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
人持簿編閱死者至宣乃扶起曰此漢非是引出數十步置道左
明日賊退乃得歸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

仁宗不豫大臣日至寢閣見上用素漆唾壺甕醎御榻上衾褥皆黃絕色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黃絕也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有賣油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公怒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取一葫蘆以錢覆其口以杓酌油自錢孔入不溼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耳公笑而遣之

呂文穆公蒙正爲相有朝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

北人打圍一歲各有所處正月釣魚海上於冰底釣大魚二月三月放鵲號海東青打雁四五月打麋鹿六七月於涼淀坐夏八九月打虎豹之類自正月至歲終如南人越時耕種也

銀牌形如方響刻番書宣速二字使者執牌馳馬日行數百里牌所至如此虜親到須索更易無敢違者

虜中黑山如中國之岱宗云虜人死魂皆歸此每歲王京進入馬紙各萬餘事祭山而焚之其禮甚嚴非祭不敢近山胡婦以黃物塗面妝謂之物妝

談賓錄

東蠻王入朝顏師古奏昔武王時遠國歸款周史集爲王會篇今卉服鳥章備集蠻邸請圖其事以貽於後詔立本圖之莫不盡該毫末備得精神

談錄

李昉宗諤

文正公

王太保每天氣暖必乘小駟從三四蒼頭攜照袋貯筆硯韻略
刀子牋紙并小藥器之類照袋以烏皮爲之四方有蓋并攀五代
士人用之

相國王溥二十六歲狀元及第三十二拜相四十二以一品罷相
歸班行猶在具慶下每先太傅見客王公以前宰相侍側略無惰
容坐客以不安席引去者甚衆

聞見錄

趙槩

廣守數人連卒多先夢燈毬華作守夢燈編郡城未幾病卒宋景
公遺戒云吾歿之後稱家有亡以治喪用浣濯之衣鶴氅裘絹綫
履三日棺三月葬慎無爲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襟衣漆其四會
三塗卽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
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非若數人無功於國無
惠於人不可請諡不可受贈不可求巨公作碑誌不可作佛道齋

醮汝等不可違命作之是以吾死爲無知也

見聞錄

胡納

太祖晚年自西洛駐蹕白馬寺而生信心泊回經闕寫金剛經讀之趙普因奏事見上上曰不欲洩于甲冑之士或有見者止謂朕讀兵書可也

異聞錄

楊禎於昭應寺讀書每見一紅裳女子誦詩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牽帷弔孤影問其姓字曰祖遠名無忌姓宋十四代祖在漢因顯揚釋教封長明公開元中明皇爲楊妃建立經幢封妾西湖夫人因賜珊瑚寶帳居之自此異生蛾郎不復強暴矣驗之乃經幢中燈也

該聞錄

合併入後第九卷中

李

政

尚書虞部員外郎

張乖崖治蜀有盜擒獲公詰之盜曰常以半年爲盜三月至八月

夜短多蚊蚋人必少睡故不敢爲盜九月至二月夜長天寒多畏寒懶起乃可爲盜公曰春夏作何業盜曰小小營販往州縣熟訪人家事力人口出入門戶之處故十數年不敗露公曰盜亦有道誠然哉

林逋隱士處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濟體訪逋聞之投贄一啓其文皆儷偶聲律之流乃以文學保薦詔下賜帛而已濟曰草澤之士文須稽古不友王侯文學之士則修詞立誠俟時致用今林逋兩失之

東軒筆錄

一卷合併入後十二卷中

魏

秦

臨漢人

王韶罷副樞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續醉挽妓不前將擁之妓泣訴於韶坐皆失色韶曰出爾曹以娛賓乃令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妓人服其量

仁宗常步苑中及還宮顧嬪御曰渴甚可進熱水嬪進水且曰大

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鐐子苟問之卽有抵罪故忍渴而歸聖性仁恕如此

太宗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雲齋廣錄

宋李獻民

餘杭進士洪浩熙寧間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垂白作詩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進士丁渥在太學夢歸家見妻於燈下披箋握管爲書寄生生曰我已至矣何用書爲妻但揮涕而不答又於別幅見詩一首云淚溼香羅帕臨風不肯乾欲憑西去雁寄與薄情看生既覺以語同舍曰君思念之極以至於此後旬日得書并詩皆

夢中所見無少差

松窗雜錄

此三則與今本有異同

唐李潛

明皇幸東都與一行師登閣臨眺上歎曰吾甲子得終無恙乎一行曰陛下幸萬里聖壽無疆及幸蜀至萬里橋方悟一行之言明皇殿內賞牡丹問侍臣曰牡丹詩誰爲首奏曰李正封詩曰國色朝含雨天香夜染衣帝謂妃子曰妝臺前宜飲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可知矣

前二條與四十六卷或復惟四十六卷中所收字句與今本同

狄梁公爲相有姨盧氏居午橋南別墅姨止一子未嘗來都城公因休沐候姨安否適見表弟縱獵攜雉兔歸公啓姨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從其欲者姨曰相自貴耳姨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公大慚而退

幙府燕閒錄

畢中詢

楊礪未第時夢人引升一殿有少年南而坐引者曰此來和天

尊也後真宗爲襄王礪除記室見帝一如夢中所見

南方人畜金蠶蠶金色食以蜀錦取其遺糞置飲食中以毒人人死蠶能致他財使人暴富而遣之極難水火兵刃所不能害必多以金銀置蠶其中投之路隅人或收之蠶隨以往謂之嫁金蠶郭子儀自同歸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率三百千

東皋雜錄

詳見第二卷

孔常甫令湘潭日常誦唐人詩城頭催鼓傳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

范蜀公自汴下過洛與留守文潞公富鄭公司馬溫公飲鄭公第會有以四玉盃遺溫公以爲壽官奴偶碎其一潞公命申報蜀公曰君實當判之溫公書曰玉爵難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大笑釋之

道州邑人言侏儒皆感獼猴氣而生猴畏竹扇聲富家婦姪每

寢必命婢以竹扇鞭其腹則猴不敢近貧下家既熟睡無人鞭腹必夢猴與交矣

唐開元中偃師人耕地得一古銅盤篆奇文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于焉是寶考圖經乃比干墓銘

北山錄

唐徐世勣討河北饋餉不給王師且羸貸糴於市西僧寺常住不可也有慧休者聞而告其徒曰若此舉無功則國虞矣國虞而寺存未之能也遂發廩賑食神堯初欲罷釋教唯河北不被詔以曾貸糧故也

後趙尙書張離張良各起大塔佛圖澄謂之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慈矜爲心檀越宜奉大法貪恠未已畋獵無度積聚無窮方受見世之罪何福報之可求耶離等後並被誅

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弟子常欲齋戒不殺迫以身徇於物不獲

從志跋摩曰刑不失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順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菀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不殺德亦重矣寧在缺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爲持齋耶

符子曰老子之師名釋迦又符子者符郎字元達符堅從弟著書數篇號符子

江南錄

江州陳氏元和中給事中陳京之後也長幼七百口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室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缸共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建書樓于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稀少

江南後苑有石如宮髻張佑舊物也上有杜紫微杭州刊字以寄張佑云

江南別錄

韓熙載居戚家常有蒼頭挈龍水圖貨于韓第卽吳淮王筆迹也韓愛而不受爲鄰家所得翌日將練爲服忽見釜中浪湧雲蒸有二事物若癩狀穿屋而去里人戚集謂之起火相將撲滅及視之惟煙霧而已韓甚追惜復異其事

覽裳羽衣曲自兵興之後絕無傳者江南周后按譜尋之盡得其聲

彭李者世爲義門陳氏之傭夫喪明已久有子一人常聞陳之子弟言舜王孝而父瞽叟舐目而致明乃歸倣之不旬日父目忽然明朗

江南野錄

先主名昇字正倫朱梁統制天下楊行密傳檄湖南大將徐溫出師濠上見先主攜歸爲己子遂用己姓吳主委政先主遷爲僕射遂受吳禪奉吳主爲讓皇義父溫爲武王改元昇文復姓李氏

世宗卽位遣孫忌奉表稱藩既而背約世宗問忌江南虛實忌曰本國雖小甲兵尙三十萬未易可圖世宗曰江南不知見十數郡何可欺也忌曰精兵雖止十餘萬然長江一條飛湍千里可敵十萬之師國老宋齊丘乃王猛謝安之徒可敵十萬後主名昱字重光周世宗怒不割淮南地將征建康見白氣貫空使覘之乃後主與衆獵焉歎曰彼有人焉未敢圖也乾德二年始興鐵錢以十當銅錢之一是歲納國初先主之世約量民田以算科賦家出一卒號爲義師又於客戶三子抽一謂之國軍至嗣主許諸郡民競渡每端午較其殿最勝者加以銀碗謂之打標至是盡蒐爲卒號凌波軍又率民間傭奴贅壻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自備緡絲軍器招集無賴輩謂之自在軍王師圍急乃招百姓老弱能披執者謂之排門軍

初後主違旨拒命嘗曰它日王師見討孤當躬擐戎服背城一戰

如其不獲聚室自焚太祖曰此措大兒語耳徒有其口必無其志至是果然

三輔決錄

漢趙岐

韋誕奏蔡邕自矜其能謂非流紈素不妄下筆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古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可以盡爲文之妙

瀟湘錄

洛陽牟預郊外葬一骷髏夢人來謝云我本強寇爲同輩先害感公掩藏願陰護公或有急但呼赤丁子則至矣後類有感應

楊妃獨坐有一白鳳至前口啣書取視乃天帝詔敕謂妃爲謫仙

責其妒謂言有馬嵬之事

此據三十三卷中亦載而此爲節本故存之

開元中前浚儀令焦封客遊于蜀道逢一青衣引至甲第見一女
子稱夫人設瓊漿玉饌索紅箋寫詩曰妾失鴛鴦侶君方萍梗遊
誤入桃源裏仙家爭肯留夫人笑曰誰教他誤入來要亦不留亦不

得也封笑曰只恐不留留則千年萬年矣遂伸伉儷之情封留月餘告去夫人臨歧別贈一玉環方登閣道夫人奔逐曰我不忍與君別幸挈我偕行前途旅次忽有千餘猩猩來其妻喜曰君不顧我東去我今幸女伴相召歸山遂化爲猩猩與同伴相逐而去

會稽典錄

夏方字文公家遭疫癘父母伯叔一時死凡十三喪方年十四晝則負土哀號暮則扶棺哭泣比葬年十七烏烏聚集猛獸乳其側夏香字曼卿永興人也年十五縣畏葛君會客飲宴時郡遭大旱香進諫曰昔殷湯遭旱以六事自責而雨澤應澍成王悔過偃禾復起自古先聖畏懼天異必思變復以濟民命今始罹天災縣界獨甚未聞明達崇殷周之德飲宴獨歡百姓枯瘁神祇有靈必不享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宜當還守卽罷會身損俸祿以贍民飢

吳錄

朱桓還屯孫權自出祖送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持陛下鬚無所復恨權憑几前席進前持鬚曰臣今真可謂持虎鬚也步騭表於孫權曰北降人王潛等說北相部伍圍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兵向荊州權曰曹氏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爲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爲說騭所言云每懷步騭輒失笑此江與開關俱住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乎

靈怪錄

顧光寶能畫陸溉患瘡經年光寶以筆圖一師子於戶榜之一夕師子目中臆前有血淋漓病乃愈

吉凶影響錄

宋岑象求

韋丹未第時洛陽橋見漁者得一鼃甚大丹異之買投於河後有元長史名潛之來謝謁卽其鼃也

樹萱錄

申屠有涯放浪雲泉常攜一餅時躍身入餅中時號瓶隱張確嘗
遊雪上白蘋溪上見二碧衣女子攜手吟詠云碧水色堪染白蓮
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酒飲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
假雙翼聲影暫相從確逐之化爲翡翠飛去番禺鄭僕射嘗遊湘
中宿於驛樓夜遇女子誦詩曰紅樹醉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
可冉風雨杳如年頃刻不見

金陵進士夢遊城臺故妓賦詩云歌罷玉樓月舞殘金縷衣勻鈿
收迸飭飲黛別重闌網斷蛛休織梁空燕不歸那堪回首處江步
野棠飛妓自云今爲吳神樂部

三朝聖政錄

石承進

太祖曰資蔭子弟但能在家彈琵琶弄絲竹豈能治民於是未許
親民

太宗躬履節儉常服澣濯之衣寢殿設青布緣葦簾常出麻履布裳賜左右曰我舊所服者也

太祖平蜀閱孟昶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碎之曰以此奉身不亡何待

太祖修大內既成令洞開諸門無有壅蔽曰此如我心小有私曲人皆見之

太祖問杜鎬西漢賜予悉用黃金近代爲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是時佛事未興金價甚賤也

太祖曰大凡居職不可不勤朕每見殿庭兵卒剩掃一片地剩汲一瓶水必記姓名許王爲中丞彈奏太宗劾之許王奏曰臣爲天子兒今犯中丞被推鞠上曰朝廷之制孰敢違之朕有過臣下亦當糾摘汝爲闕封府尹豈可不舉卒罰之

眞宗召大理評事馮元說周易泰卦元敷述卦體以謂地天爲泰

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交泰猶君下接於臣臣上承於君然後君臣道通若天以高亢居上則地無由得交於天天地不交何由得泰君以尊大自恃臣無由得接於君君臣不接何由得泰

集古目錄

宋歐陽修

顏真卿撰麻姑壇記并書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不免惑於神仙之說釋老爲民害也深矣

隋煬帝作景陽井銘及身爲淫亂則又過之銘文隱隱尙可讀有云前車已傾負乘將沒

陸鴻漸著書顏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潮州刺史記二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

唐明皇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誠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

唐華陽頌玄宗詔附玄宗自稱曰上清弟子何其陋哉佛之徒曰無生者是謂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是貪生之說也玄宗方溺于此又慕於彼

遺教經相傳王羲之書僞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

韓忠獻別錄

王巖叟

公之客有被召而請教者公曰富貴易得名器難保

公築堂於池上效樂天因名曰樂白堂堂成公賦詩三章其卒章曰霓裳歌舞非吾事且學醺酣石上眠自爾寢疾遂於六月二十四日薨此詩遂爲絕筆既而上遣使特爲石虎以葬時人始悟石上眠之句若讖云

四朝聞見錄

又四錄見後

宋葉紹翁

楊和王沂中閒居郊行遇相字者相者以筆札進王拒之但以所執拄杖大書地作一畫相者作而再拜曰閣下何爲微行至此宜

自愛重王愕而詰其所以則又拜曰土上作一畫乃王字也王笑批緡錢五百萬仍用嘗所押字命相者翌日詣司帑徵取司帑持券熟視曰爾何人乃敢作我王贗押來兌錢吾當執汝詣有司相者具言本末至聲屈冀動王聽王之司謁與司帑同列醮金五十緡與相者相者持金大慟痛罵司帑而去王閒因簽押支用曆乘間白王前日王批與相者五百萬有之乎王曰是司帑進曰某以非恩王押字拒之衆人打合五十千與之矣王驚曰汝何故曰不可他今日說是王者來日又胡說增添則王之謗厚矣且恩王已開王社何所復用相王起而撫其背曰爾說得是就以予相者錢五百萬旌之

吳雲壑琚字居父留守建康高疎寮似孫授徽倅道出金陵投以詩曰四朝渥遇鬢如絲多少恩榮世少知長樂花深春侍宴重華香暖夕論詩黃金蠶滿無心愛古錦囊歸有字奇一笑容陪珠履

客看臨古帖對梅枝公之客曰儲用項安世周師稷劉翰王輝王
明清晚得王大受輟子姪官授之凡遊從皆極一時之彥公無它
嗜好居近城與東樓平光皇爲書扁以賜不名其名而名其官樓
下設維摩榻尤愛古梅日臨鍾王帖以爲課非其所心交者迹不
至此高氏獨知其詳故落句及之

憲聖初不以色幸自渡南以來以至爲天下母率多遇魚貫以進
卽以疾辭思陵念其勤勞之久每欲正六宮之位屬以太后遠在
沙漠不敢舉行上嘗語憲聖曰極日窮月極日窮月一作極知汝相同勞苦反

與後進者齒朕甚有愧俟姐姐歸

爾其選已

爾其選已憲聖再拜對曰

大姐姐遠處北方臣妾缺於定省每遇天日清美侍上宴集才一
思之肚裏淚下臣妾誠夢不到此上爲泣下數行愈以后爲賢暨
太后旣旋鑾馭以向嘗與憲聖均爲徽宗左右徽宗遂以憲聖賜
高宗太后恐憲聖記其微時事故無援立意上侍太后拜而有請

曰德妃吳氏服勞滋久外廷之議謂其宜主中饋更合取自姐姐
教旨太后陽語上曰這事由在爾而陰實不欲上遂批付外廷曰
朕奉太后之命云云德妃吳氏云云可立爲后遂開擁佑三朝之
功云

宣政極盛時宮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爲恨遂用龍涎沈腦屑灌
蠟燭列兩行數百枚燄明而香滃鈞天之所無也建炎紹興久不
進此惟太后旋變沙漠復值稱壽上極天下之養用宣政故事然
僅列十數炬太后陽若不聞上至奉卮白太后以燭頗愜聖意否
太后謂上曰爾爹爹每夜嘗設數百枚諸人閣分亦然上因太后
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孝宗以奉太母故加眷吳郡王益益太母弟也秋氣高濤聖意怡
懌至於手書御札一聯云趁此一天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命
近璫持以賜益益入對頓首稱謝上笑曰聊復當折簡爾

韓侂胄既敗羣婢放逐之時韓門巷至有三數輩皆稱爲某妾某人父母者蓋其宛轉而入皆爲父母官中遂命願認父母者聽除首飾衣服之外不許以奩載出金釵至滿頭衣服至著數襲市人利其物而因可以轉買其身故相競相逐願爲之父母至有引羣妾之裾必欲其同歸者亦足笑也亦足爲鑒云

寶退錄

合併入第二十三卷

趙與峕

大梁人

吳虎臣曾漫錄云婺州下俚有俗字如以養爲矮養爲齋訟牒文案亦然范文穆桂海虞衡志云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土俗書桂林諸邑皆然今姑記臨桂數字雖甚鄙野而偏傍亦有依附養音矮矮不長也闔音穩坐於門中穩也壘亦音穩大坐亦穩也仆音孀小兒也丕音勒人瘦弱也歪音終人亡絕也舛音臍不能舉足也妖音大大女卽姊也否音礮山石之岩窟也門音櫃門橫關也他不能悉記嶺外代答於此外又記數字余音猶言人在水上

也交音魅言沒入水下也侖和馘切言隱身忽出以驚人之聲也
和音鬚言多髭也砵東敢切以石擊水之聲也余按魏書江式傳
延昌三年上表論字體不正略曰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
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繆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
辨之士盡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辨
小兒爲醜神虫爲蠶如斯甚衆又顏氏家訓載北朝喪亂之餘書
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
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不一徧滿經傳乃知俗字何代無
之車同軌書同文豈易能哉與時昔年侍先人官贛之石城俗字
如此者尤多今不能記憶唐君臣正論載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
水土爲地千千萬萬爲年永主久王爲證長正主爲聖一忠爲臣
一生爲人一人大吉爲君然常考之但有峯率惠至四字合證作
鑿聖作鑿君作奮皆與正論所言不同今大理國文書至廣右者

猶書國作囿亦武后所改又吳主孫休名字四子嘗創囿囿音

奠奠音驛驛音鉅鉅音品品音瘞瘞音八字南漢劉岩自製奠字爲名蓋

取飛龍在天之意云唐書則天作十二文壘壘音西西音壘壘音②日囿

月○星香香音君君音思思音至至音人人音鳳鳳音季季音璧璧音唐書云云

今本無

新唐書進表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夫爲文記事主於辭達繁簡非所計也新唐書之病正坐此兩語前輩議之者多矣晉張輔云司馬遷敘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百萬言以此爲遷固優劣殊不思司馬子長追述上世故不可得而繁班孟堅紀錄近事有不容於略春秋傳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正謂是也洪文敏論史記衛青傳書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

將軍封朔爲涉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爲朴贍可喜又論檀弓記石祁子事云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謂今之爲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矣此論得之

俗間有擊鼓射字之伎莫知所始蓋全用切韻之法該以兩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十六字母而全用五支至十二齊韻取其聲相近便於誦習一篇七句四十九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側聲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則鼓節前三後四叶韻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爲平上去入之別亦有不擊鼓而揮扇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希低之機詩資非卑妻欺癡梯歸披

皮肥其辭移題攜持齊時依眉微離爲兒儀伊鋤尼醯雞篋溪批
毗迷此字母也羅家瓜藍斜凌倫思戈交勞皆來論留連王郎龍
南關盧甘林巒雷聊隣簾權羸婁參辰闌楞根灣離驢寒間懷橫
榮鞋庚光顏此叶韻也又有以詩數十句該果實之名爲酒席之
戲者與此略同然不假切韻頗爲簡易至于賣卜者但欲知十干
十二支則尤不難然多只一擊鼓便能知年月日時八字蓋未擊
之先踟躕顧盼舉動語默皆干支之物也

靖州圖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鹽酪而以魚爲蔬今湖北多然
謂之魚菜不特靖也老杜白小詩云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
微澁水族風俗當園蔬正指此蓋老杜嘗往來荆楚而此詩則嘉
興魯氏定爲夔門所作夔亦與湖北相隣故也注杜詩者皆不及
此韻語陽秋云言白小與菜無異豈復有厚味哉非其指矣

晉書王育仕劉淵爲太傅韋忠仕劉聰爲鎮西大將軍劉敏元仕

劉曜爲中書侍郎三人者皆嘗委質於晉矣而皆謂之忠義王宏桎梏罪人以泥墨塗而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太康中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宏緣此復遣吏科檢婦人袒服至褻發於路顧謂之良吏王渾妻鍾氏嘗夫婦共坐其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兒如此足慰人心鍾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不翅如此參軍者渾弟淪也顧謂之列女真可發一笑

今世男子初入學多用五歲或七歲蓋俗有男忌雙女忌隻之說以至笄冠亦然按北齊書李渾弟繪傳繪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約而弗許伺其伯姊筆牘之間而輒竊用未幾遽通急就章內外異之則其來久矣

俗謂婚姻之家曰親家唐人已有此語見蕭嵩傳又有以親字爲去聲字者亦有所據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有人主人臣是親家之句

世人瘡疾將作謂可避之它所閤巷不經之說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時力士方逃瘡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覩屢鮮粧則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而矣

漢武帝徵枚乘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乃得其孽子皋皋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皋母爲小妻又孔光傳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佞幸傳張彭祖爲小妻所毒薨外戚許后傳后姊嬀寡居與淳于長私通因爲之小妻後漢趙惠王乾居父喪私聘小妻削中丘縣注云小妻妾也又竇融女弟爲大司空王邑小妻陳王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爲小妻樂成靖王黨取故中山簡王傅婢李羽生爲小妻梁節王暢上疏辭謝有曰臣暢小妻三十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陳球與劉郃輩謀誅宦者因小妻之父程璜而事泄東觀記又載彭城靖王子男丁前物故恭子酺悔丁

小妻見恭傳註周益公作歸正人蕭中一次妻耶律氏制謂次妻
二字別無經據乞改稱小妻劄子中注云出漢書指此董卓傳又
有少妻之稱疑卽小妻也裴松之注三國志孫皓傳引江表傳載
張俶事亦曰娶小妻三十餘人又賂統傳統母改適華歆爲小妻
晉宋挺本劉陶門人陶亡後娶陶愛妾爲小妻隋王世充祖支頹
耨死其妻少寡儀同王粲納以爲小妻則不獨見於漢史云

謂有疾曰不快陳氏壽作華陀傳已然
俗間謂籠燭爲照道此二字出儀禮注

冬至賀禮古無有也其始始於漢乎漢雜事曰冬至陽生君道長
故賀沈約宋書曰魏晉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
亞於歲朝北齊書庫狄伏連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減馬豆設豆
餅伏連大怒蓋歷代之至今不廢

今人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不食肉謂之十齋釋氏之教也予按唐會武德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詔自今以後每年年正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釣永爲常式乾元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敕每月十齋日及忌日並不得採捕屠宰仍永爲式其來尙矣九國志亦載南唐大臣多蔬食月爲十齋今斷獄律疏議列此十日爲之十直日

世說載何晏面白魏帝疑其傅粉以湯餅拭之愈拭愈白知其非傅粉僕考魏略晏自喜潔靖粉白不去手知其亦尙傅粉也漢佞幸傳載籍孺閔孺傳脂粉以婉媚幸上此不足道東漢李固傳飛章虛誣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面固獨胡粉飾兒搔頭弄姿盤旋偃仰從容緩步略無慘怛之心顏氏家訓謂梁朝子弟皆薰衣剃面施朱弄粉此明知古者男子傅粉

此條未見

實賓錄

伴食宰相盧懷慎也唐本傳 癡宰相楊再思也唐本傳 摸稜

宰相蘇味道也唐本傳 盲宰相關播也唐本傳 麻膏宰相崔

徹也唐本傳 曲子相公普和凝也五代本傳 看馬僕射唐李

德權也田令孜擢爲牙職令孜敗德權畏誅遁入復州爲太守圍

人有識之者能話其事號爲看馬僕射南楚新聞 伏獵侍郎戶

部侍郎蕭晁也挺之本傳 八磚學士唐翰林學士李程也本傳

斗酒學士唐待詔門下省王績也本傳 侏儒郎中唐兵部郎

中韋愼也啟顏錄 軟餅中丞蜀韋蝦唐相貽範之子仕孟旭時

歷御史中丞性多依違時號軟餅中丞檣杓 赤牛中尉魏兼御

史中尉元仲景也常駕赤牛時人號爲赤牛中尉本傳 驄馬御

史後漢侍御史桓典也本傳 白兔御史唐王洪義也本傳 金

牛御史周攝侍御史嚴昇嗜牛肉凡到處金銀爲之湧貴江南人

號金牛御史本傳 四其御史唐郭霸也本傳 鳳閣舍人唐徐

堅也本傳 斲窗舍人唐楊滔任中書舍人才力既疎殊不稱職
一日促命制詞令吏持庫鑰他適無由檢尋乃斲窗以取物議喧
然時號斲窗舍人朝野僉載 縮葱御史唐御史侯思上也本傳
五日京兆前漢京兆尹張敞也本傳 算博士唐楊燦也朝野
僉載 瘦羊博士後魏博士甄宇也本傳 判詩博士五代王仁
裕也因話錄 侍芝郎吳工人黃耆也本傳 有道大人漢李恢
廣武君左車十四世孫高尚不仕號有道大人北史李士謙傳
青衫外郎太宰乃青衫外郎爾穆宗世不三二年位兼宰相 土
山頭果毅唐諸郎中不自員外拜者之謂談賓錄 百蟲將軍洛
水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歎帝高
陽之第二子伯益也水經 呷醋節度使李景略也國史補 鑑
腳刺史唐刺史薛大鼎鄭德本賈敦頤也大鼎傳 癩兒刺史後
魏瀛州刺史也字文福本傳 蠻府參軍晉郝隆也世說 圍碁

州都大中正宋明帝好圍碁置圍碁州邑王謏傳 捉舡使君唐

末橫州刺史郭氏也南楚新聞 髻參軍短主簿郗超王詢也超

傳 紫袍主事唐韋君素張倚也舊傳 香尉漢雍仲進南海香

物拜洛陽尉時人號曰香尉述異記 進喜馬唐李瑒也本傳

好腳跡門生唐李太師逢吉知貢舉勝成未放而入相及入第就

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腳迹門生前世未有 負心門生謂天子也

唐宦者楊復恭本傳 秦婦吟秀才五代蜀相韋莊也 不利市

秀才唐夏侯孜也後登相位瓊言 素臣謂丘明也 僞荆卿唐

甄戈任俠者劉從諫傳 楊三郎隋宗室滕穆王瓚也本傳 酒

可郎唐節度使王紹鼎也宣宗實錄 善士孟子曰薛居州善士

也 醉士唐皮日休自謂也文粹 辨士王稽云張祿天下辨士

范睢言蔡澤辨士太史公謂陸賈辨士 望士晉葛旗曰顧榮天

下望士本傳 貧士晉劉寔也本傳 寒士齊司徒褚彥回謂劉

詳曰寒士不遜本傳又褚彥回謂謝超宗曰寒士不遜本傳後周張綰因酒詬杜杲曰寒士不遜本傳 萬石君漢石奮也本傳後漢馮勤曾祖父楊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子八人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本傳後漢秦襲爲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家本傳 萬石秦家見上

三相張家唐張嘉貞相玄宗延賞相德宗弘靖相憲宗時號三相張家弘靖傳 三戟崔家唐崔林伯仲多至大官並列榮戟時號三戟崔家舊傳 五侯王家隋王龍之財帛埒於王侯五子各立一院邑里號爲五侯王家西京記 三戟張家唐張儉兄弟三人門皆列戟時號三戟張家本傳 書樓張家五代周張昭遠好學積書萬卷以樓載之號書樓張家五代史補 銀樓王家太原王氏四姓得之爲美故呼爲銀樓王家喻銀質而金飾也國史補

萬石張家唐張文瓘四子父子皆三品時謂萬石張家本傳

真書盧家唐盧詹尙書爲吏部押官誥楷署其名字時人謂之真書盧家新書 尖頭盧家五代盧膺祖父仕唐俱至顯官子孫生而頭銳時人號尖頭盧家九國志 闕下林家唐林攢親亡廬墓有白鳥來甘露降詔作二闕於母墓前時號闕下林家本傳 世修降表李家蜀李昊四爲降表蜀人憤之有潛書其門者云世修降表李家九國志 不語楊家五代吳楊行密有一子病瘠鄉里號爲不語楊家九國志 點頭崔家崔雍兄弟八人皆登進士乙科世號點頭崔家金華子 鳳閣王氏唐王釋從昆弟四人皆擢進士至鳳閣舍人號鳳閣王氏本傳 龍舌張氏唐張嵩都護北庭射黑河龍死封其首以獻玄宗斷龍舌賜嵩因賜號 豢龍劉氏五代梁劉崇徐州人梁祖微時嘗傭力崇家及卽位召崇仕至商州刺史崇之母撫梁祖有恩號爲國婆徐宋之民謂崇爲豢龍劉氏舊傳 孝行張家宋張楚母疾命在屬續楚祈禱苦至燒指

自誓精誠感悟疾因得愈詔榜門曰孝行張氏之閭張退之傳
篤行董氏宋董陽二世同居詔榜其門曰篤行董氏之閭本傳
義門裴氏唐裴敬彝兄弟八人皆有孝名詔表門闕世謂義門裴
氏本傳 孝馮家唐馮子華廬親墓有靈芝白兔世謂孝馮家馮
宿傳 孝義劉家唐劉審禮時號爲孝義劉家本傳 法名吳家
後漢吳雄季高以明法律三世爲法名家注云名爲明法之家也
郭躬傳 郎官家唐韋維世號郎官家韋虛心傳 足穀翁唐盧
章甫善治生有積穀帝目之云北夢瑣言 多田翁唐盧從愿帝
目爲多田翁 半英雄魏傳巽目龐統爲半英雄劉表傳 一代
英雄宋武帝微時惟王謐常謂曰卿當爲一代英雄 孟酒英雄
唐白居易哭劉夢得曰孟酒英雄君與操 丈夫雄漢末吳郡太
守盛憲字孝章初孔融與曹公書曰孝章丈夫之雄孫韶傳 布
衣雄荀彧以袁紹布衣之雄 匹夫雄魏程昱謂呂布匹夫之雄

本傳 滑稽雄東方生其滑稽之雄乎揚子 姦人雄孔子曰少

正卯姦人之雄不可以不除家語漢哀帝初杜業上書曰張禹姦人之雄本傳唐裴度爲諸葛武侯祠堂碑曰仲達姦人之雄者漢鮑宣上書成帝曰孫寵息夫躬姦人之雄彭宣劾奏丞相朱傳姦人之雄本傳原涉專振施貧窮赴人之急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游俠傳晉張華爲相或說華曰孫秀姦人之雄本傳 穿窬雄呂不韋穿窬之雄乎揚子 亂世姦雄許子將謂魏太祖曰子亂

世之姦雄子將傳 青山白雲人唐傳奕病曰傳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本傳 山長五代蔣維東好選舉能屬文隱居衡

岳從而受業者號爲山長荆湘近事 捐客或說汲黯拜大將軍

青黯曰大將軍有捐客反不重耶本傳 素有王僧達祭顏延年

曰清交素有 楊剝皮楊思恭以善聚斂人謂之楊剝皮九國志

蘇扛佛唐會昌毀寺分遣御史有蘇察院見銀佛一尺以下多

袖歸時人謂之蘇扛佛或問溫庭筠將何以對遽曰無以過蜜陀僧也尚書故實 劉鑰匙五代隴右木門村劉氏以舉債爲業取人資財如乘鑰匙開人箱篋無異故人以劉鑰匙稱之玉堂閑話

潘鏃腳五代晉潘環受牙將鏃腳銀故也 畢不管唐畢紹願官無政時號畢不管僖宗實錄 王惹鬧南唐王建討求中書政事嗣主曰汝無惹鬧自是人謂之王惹鬧江南野錄 一時雋支遁常目却超以爲一時之雋 洛陽遺彥周裴諷人也 風流宗晉王濛凡稱風流者舉濛爲宗本傳 豐年玉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世說 南金東箭晉薛兼等幼入洛張華奇之曰皆南金也又贊曰顧紀賀薛並南金東箭 釘坐梨崔遠有文而風致世目爲釘坐梨言座所珍也本傳 風塵表物晉王戎目王衍自然是風塵表物本傳 藥籠中物唐元澹謂狄仁傑曰願以小人備一藥石仁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本傳 俗物晉王戎與阮籍爲竹

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來敗人意本傳 下水缸唐裴延裕
文書敏捷號下水船摭言爲文敏速有才舉進士場中相語曰下
水缸至矣言爲文敏速無不載也九國志 破天荒唐荊州每歲
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解中書舍人到既以荊解及第時
號曰破天荒北夢瑣言 萬事休五代荆南高保勉季興之幼子
也季興或盛怒保勉一見則怒自解故荊人目之爲萬事休本傳
模稜首唐蘇味道爲相恃名位嘗謂人曰模稜持多端可也故
世號爲模稜首舊傳 辣手陳彭年更科舉體式結怨士人時謂
之辣手野錄 鬼董狐晉干寶領國史撰搜神記以示劉琰琰曰
可謂鬼董狐本傳 真處士唐鄭重蒔松於庭號真處士本傳
游俠隱士齊何默以父不娶世稱游俠隱士 隨駕隱士唐盧藏
用舉進士不得調乃隱於終南少室二山後翻然有意當世人目
爲隨駕隱士本傳 游俠隱士齊何點與弟胤游人間時人號曰

游俠隱士本傳 黃靡隱士後漢許寂仕蜀好修鍊之術蜀人呼
爲黃靡隱士檣杙 荆臺隱士後漢梁振自稱荆臺隱士通鑑

高士新垣衍曰魯仲連先生齊園之高士也本傳 真高士晉辛

勉博學有節操劉聰將授以官遣黃門賚藥酒逼之勉引藥將飲

黃門遽止之曰主上相試爾君真高士本傳 真高人晉紹續樂

安太守爲石勒所執續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察之嘆曰此

真高人矣本傳 南州高士徐孺子也本傳 吳中高士晉謝敷

會稽人高尚不仕餓死會稽人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

得死本傳 涼州高士晉西涼張駿遣王隲聘於劉曜曜顧左右

曰此涼州高士禮而遣之本傳 天隱或問嚴光樊英天隱名不求而

天隱故曰子曰古之避言人也問東方朔子曰人隱者也脫迹混俗不自求別於人故曰人隱

子曰自太伯虞仲以來天下鮮避地者仲長子光天隱無往而不

適惟變所適人不能知其天隱也文中子 朝隱魏夏侯湛東方

朔贊曰染迹朝隱 仕隱唐楊初爲江西王仲舒從事終日長吟
不親公牘府公致言拂衣而去乃采山飲泉朝客聞之以爲仕隱
雲隱大議 通隱梁何點人號爲通隱本傳 充隱時人號皇甫
希之爲充隱桓玄傳 遁叟唐希聲自號也僖宗實錄 逸民見
論語 逸人後漢趙岐初名嘉有疾敕兒子曰可立一圓石於墓
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本傳 漢陰
老父後漢桓帝過雲夢有老夫獨耕不輟問其姓名不告而去史
謂漢陰老父 華陽真逸見瘞鶴銘 當途旅人唐范傳正爲李
太白碑曰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途之旅人 伊川田父
唐郤純自號也本傳 羣玉峯叟五代江南孟賓于自號野錄
荆楚逸民晉鄭芳自號本傳 南岳逸士晉孫惠自號也本傳
西川逸士皇甫謐自謂也 丘園逸士晉伍朝閑居樂道召不就
胡濟奏曰朝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士也 四明逸老賀知章也

烟波釣徒張志和也 江湖散人陸龜蒙也 阜江漁翁五代

蜀張立也十國紀年 菊松主人唐韋表微也本傳 風月主人

蜀歐陽彬也檣杪 逸羣公子唐韋騫自稱也甘澤謠 三教布

衣唐陳陶也 可人晉桓溫常經王敦墓曰可人其心迹若是本

傳 善人見論語 盛德人庾亮曰孟嘉故是盛德人本傳 方

外人晉阮籍母喪不哭裴令公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世說

木強人漢周昌也 義皇上人淵明自謂也 菰蘆中偉人南唐

查文徽休寧人以策干李主與語奇之曰菰蘆中偉人十國紀年

保家主襄公二十七年鄭七子賦詩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

保家之主也又魏孟雄稱韋誕曰保家之主也小子志陳思王植

之孽子也植曰此保家主也立以爲嗣 神鶴東城老賈昌少解

鳥語唐明皇喜鬪雞養數千於雞坊昌爲五百小兒長開元十三

年寵雞三百從封東岳時天下號爲神鶴異聞錄 吳兒晉夏統

會稽人隱居不仕母病詣洛市求藥會上與王公以下並至浮橋
仕女駢集時在舡晒藥不之顧太尉賈充就舡與語其應如響充
耀以文武鹵簿又使妓女繞舡三匝統顏色如故若無所聞充等
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 人物志唐李守素任天策倉曹參
軍通氏姓號肉譜虞世南謂之曰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守素
傳 舌耕後漢賈逵門徒來學贈獻者積粟盈倉或云賈逵非力
耕所得誦經不倦世謂舌耕 行譜唐李守素工譜學時號爲行
譜本傳 皮裏晉書梁劉諒有才文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
裏晉書本傳 有腳陽春宋璟所至有惠故時號有腳陽春開元
遺事 皮裏陽秋晉褚裒字季野桓彝見而目云季野有皮裏陽
秋本傳 盜儒唐李崇閔牛僧孺贊曰天下口先生語而行如此
市人其名曰盜儒 山東木橫唐安樂公主請爲皇太后女魏元
忠諫不可主曰元忠山東木橫元忠錄 媼唐禮部尙書祝欽明

不閑時務魁碩肥臍頑滯多疑臺中小吏號爲媼媼者秦穆公時
野人所得肉塊而無七竅朝野僉載 癡物五代唐莊宗以盧程
相莊宗曰朕誤相此癡物乃罷爲右庶子本傳 癡漢北齊裴謁
之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年昏縱尙書正諫文宣將殺之白刃臨
頸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本傳 癡漢子唐右拾遺張方
爲精神不爽時人呼爲癡漢子每朝政有失抗疏論之精采昂然
明皇常謂忠賢也開元遺事 鈍漢五代張彥之亂命王政言草
奏不能下筆彥怒曰鈍漢辱我司空頎本傳 田舍漢唐太宗怒
曰會須殺此田舍漢謂也唐婁師德以長者稱李德昭相隨入朝
師德體肥行卽緩不至怒曰耐耐田舍漢唐王武俊曰誰能臣田
舍漢本傳 智短漢唐則天禁屠殺婁師德爲御史大夫使至陝
廚人進肉曰豺咬殺羊遂有之師德曰大解事豺乃食之又進鱸
曰豺咬殺魚師德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卽曰是獺師德亦

爲薦之御史臺記 馬癖晉王濟甚愛馬杜預謂有馬癖本傳

錢癖晉和嶠家產豐富性至吝杜預謂嶠有錢癖 錢愚梁武帝

宏愛聚錢武帝子綜作論譏之本傳 左傳癖晉杜預對武帝曰

臣有左傳癖本傳 譽兒癖唐王福時子三皆著才名福時嘗說

韓思彥思彥曰君有譽兒癖王穀傳 地癖唐李澄頗治產伊川

膏腴自相至關口疇野彌望時謂地癖本傳 詩癖梁簡文帝自

序云七歲有詩癖本傳 飛鳥使唐吐蕃攻陷麟州虜將徐舍人

飛鳥使至召其軍還飛鳥猶騎也本傳 花鳥使唐明皇歲遣使

擇天下姝好納之後宮號花鳥使呂向因奏美人賦以諷本傳

敕使募戶唐杜宣猷爲福建觀察使是時諸道歲進閩兒號私白

蠻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閩爲中官區數宣猷每歲時遣使致

祭其先時號敕使募戶 隨使戶五代吳越僂元權之子鎮永嘉

民悅慕後移鎮姑蘇溫人有攜家屬以從者謂之隨使戶九國志

治葛隋諸葛穎得幸於煬帝多所譖毀時人謂之治葛本傳

針神魏秦朗其母杜氏爲太祖所納朗母畜於公宮爲帝製衣服
宮中號爲針神小名錄 茶神唐陸羽嗜茶時鬻茶者畫陸羽形
置場突間祀爲茶神本傳 花精五代吳越錢仁傑忠懿王從兄
也酷好種花人號花精吳越備史 水淫梁何修之性好潔一日
之中洗濯十餘遍猶恨不足號爲水淫本傳 酒囊飯袋五代武
陵周行逢曰吾嘗恨馬氏恣縱奢侈諸院王子時人皆謂之酒囊
飯袋及家國傾喪死溝壑者十有八九九湘近事 臺穢唐則天
革命貝州舉人趙廓眇小起家監察御史時人謂之臺穢李昭德
罵之爲中霜穀束張元一目爲臯坐鷹架僉載 醉部落唐倪若
水黑而無鬢鬚魏光舉目爲醉部落同上 地藏菩薩唐史思明
呼李光弼地藏菩薩舊傳 粥飯僧五代李愚嘗目宰相曰此粥
飯僧耳以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本傳 邊和尚五代南唐邊

鎬節度湖南政無紀綱無日不設齋盛修佛事潭人謂之邊和尚

顧和尚五代吳越顧全武少爲僧有才錢鏐器之辟爲裨將軍

中號曰顧和尚九國志 沒字碑唐趙宗凝重清介慕王濛劉真

長之風標質堂堂不爲文章時號沒字碑瑣言五代後唐丞相崔

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其表爲世所鄙號爲沒字碑 戴帽錫隋樂

彥先爲岐州刺史奏課爲天下第一及爲相州刺史如岐州法稱

其不能理政百姓呼爲戴帽錫本傳 天閣北齊李庶無鬚人呼

爲天閣 乞活晉東嬴公騰之鎮鄴也攜并州將田甄等部衆萬

餘人至鄴遣就穀冀州號爲乞活 檢本角觚唐顏雲收諸葛亮

兵法自言用十萬兵可以吞并四海時人謂之檢本角觚北夢瑣

言 輕薄公子隋字文化及也本傳 輕薄團頭唐昭宗時梁祖

嘗言於昭皇趙崇是輕薄團頭昭宗寶錄 酒徒漢酈生曰吾高

陽酒徒非儒人也本傳 妖物唐高駢鎮淮南愛將呂用之以左

道惑駢人怨怒張伸儉謂畢師鐸曰用之一妖物使之得志焉舊傳 擣蒜老五代後唐安重霸也本傳 守錢奴梁鄧差南郡臨沮人大富道途估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食羅布殊味二人呼差同飲謂曰觀二人遠行商估勢不在豐何爲頓爾珍羞美食估人曰人生在世終止爲身口爾一朝死病安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耳差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鵝自食動筋敲骨梗其喉而死廣五行記 供御囚北齊文宣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南史王兪傳并文宣記 行轍方相唐納言婁師德長大而黑足蹇張元目爲行轍方相 小村方相唐魏光乘目張孝嵩爲小村方相並僉載 羅刹隋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暴甚猛獸時人語曰羅刹本傳 牛頭羅刹北齊劉桃枝時號牛頭羅刹鄴都記 人頭羅刹唐李全交爲監察御史以羅織酷虐爲業臺中號曰人頭羅刹殿中王沔號鬼面夜叉僉載

夜丫羅刹後魏元乂輔政凶暴宗室鄴王以書暴其過惡言乂
本名夜丫弟羅實本名羅刹元乂傳 真牛頭唐元鎬在縣令一
日怒獄吏王行約命去其巾頂無毛髮而有角長三四寸鎬曰真
牛頭也遂捨之聞奇錄 牛頭阿婆唐秋官侍郎周興爲酷吏安
忍殘賊時號牛頭阿婆御史臺記 牛頭阿旁唐岩爲相不法與
韋寶相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爲牛頭阿旁本傳 冥
漠君宋謝惠連祭古冢文以不知名氏故號冥漠君文選 杳冥
君唐薛稷爲杳冥君銘 麒麟植唐楊炯目朝官爲麒麟植人問
其故曰無德而衣朱紫者與覆麒麟皮何別朝野僉載 逆流蝦
蟆唐元一性滑稽而已腹鼃腳短項縮眼映吉相國目爲逆流蝦
蟆唐魏光乘目黃門侍郎李廣爲飽水蝦蟆並僉載 人蟪唐單
道宗病風疾愈後聞食具不復經口但啖飲土水以終身時謂之
人蟪兩京記 筆虎李陽冰善小篆時謂之筆虎字苑 獐頭鼠

目子唐李揆謂元載本傳 沐猴漢韓生謂項羽也本傳 猿猴
宋何尙之與顏延之少相狎二人並短小尙之嘗謂延之爲猿延
之目尙之爲猴本傳 姦兔兒五代周張可復依翟彥威爲從事
滑稽避事彥威目爲姦兔兒本傳 人貓唐李義府爲相柔而害
物號曰人貓本傳 井底蛙馬援曰子陽井底蛙耳本傳 鳳毛
晉王劭姿容似父桓公曰大奴故自得鳳毛大奴劭小字也世說
齊謝超宗有文辭帝曰超宗殊有鳳毛 羊公鶴謂晉劉爽之也
世說 喜鵲唐竇申參族也參親愛之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招
賂漏禁密語故申所至人目爲喜鵲本傳 鳩集鳳池唐王伋善
庸猥鈍濁爲內史時人號爲鳩集鳳池僉載 衣冠土臬唐蘇稽
河朔人目爲衣冠土臬瑣言 秃翁漢武帝怒韓安國曰與長孺
共一秃翁何爲首鼠兩端注秃翁言无官位拔援也首鼠一前一
卻安國字長孺 大家漢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叔父

曰太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西京雜記後漢沖帝母虞美人但稱大家而已後漢曹世叔妻班彪女也名昭字惠有節行帝召入宮令皇后師事焉號曰大家本傳五代南漢王劉龔才人蘇氏通經史宮中呼爲大家九國志女侍中後魏元乂妻拜女侍中本傳雷尙書晉王丞相有幸妾雷氏預政納貨蔡公謂之雷尙書世說女尙書魏文帝選女子知書者爲之女尙書本傳僕射漢廣川惠王立后陽城昭信欲擅愛請閉諸姬舍門無令出傲使其大婢爲僕射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籥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本傳明雌亭侯漢許負河內溫縣老嫗以相稱高祖封爲明雌亭侯蜀劉焉傳并漢周亞夫傳鄒侯漢蕭何薨子孫嗣薨無子高后乃封何夫人爲鄒侯本傳學士唐貝州清陽人宋廷芳五女若華若昭若倫若憲若苟皆警慧善屬文貞元中德宗召入禁中試文帝大咨美悉留宮中高其風標不以妾待命之呼學士

本傳 臨光侯漢樊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噲死呂須亦爲臨光侯本傳 女學士陳後主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張貴妃傳 張大夫唐三原縣董橋店有孟媪年一百餘歲而卒店人皆呼爲張大夫店媪自言二十六嫁張警警爲郭汾陽所任與警之貌酷類其後警卒遂僞衣丈夫冠投名爲警弟請續事汾陽大喜令替闕寡居十五年自汾陽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熒獨遂嫁此店潘老爲夫爾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五渠五十有二云乾牒子 中大夫後漢鄧康謝病不朝太后遣使問之時宮人中耆宿皆稱中大夫鄧禹傳將軍漢天鳳中琅琊海曲有呂母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密聚客報仇因入海招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攻殺縣宰劉盆子傳 王烈將軍晉末王恭起兵時王廠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應之廠以女爲王烈將軍王恭傳 潘將軍後漢

楊大眼妻潘氏善騎射大眼語人曰此潘將軍也本傳 果毅唐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楊烈婦傳 石祭酒唐烈士珂赴選東徽安門日晚店家皆滿有一店甚靜一人倚劍立門覩士珂因留宿既入少選傳云祭酒屈郎君食引士珂擁爐飲酒入夜共被卽婦人也祝士珂不可語他人後訊其所由功臣李抱玉主課之青衣石祭酒也因亂時抱玉挾名奏授國子祭酒乾牒子 博士宋婦人吳郡韓蘭英有文辭宋孝武時持獻中興賦賚入宮明帝用爲宮中職僚及武帝以爲博士武穆裴后傳 孔司馬晉末王廞起兵悉以女人爲官屬顧深母孔氏年百餘歲乃爲司馬本傳 黃門戶五代王蜀僞相周庠初在邛南幕中留司府時臨邛縣失火人黃崇嘏纔下獄貢詩一章周遂召見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祇對詳敏卽命釋之薦攝司府戶參軍胥

吏畏服周既重英聰又美其風采欲以女妻之崇嘏乃袖封狀謝
仍貢詩一篇落句有曰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周覽
詩驚愕遂召見詰問乃黃史君之女未從人周益仰其貞潔旋乞
罷歸臨邛後不知所終玉漏篇 義曹徒士齊東陽女子婁逞變
服詐爲丈夫徧遊公卿仕至揚州義曹徒士事發明帝驅令還東
陽崔惠景傳 內記室唐潞州節度使薛嵩青衣紅綫號曰內記
室甘澤謠 市令齊東昏侯於宮中爲市使宮人屠沽潘氏爲市
令帝爲市魁本紀 齋娘唐中宗郊取大臣李嶠等女爲齋娘本
傳 先生唐尙宮宋若昭姊妹五人皆入禁中穆宗以若昭拜尙
宮歷憲穆敬三朝皆稱先生后妃與諸王公主率以師禮見本傳
進士唐關圖有一妹甚聰慧文學書札罔不動人圖常語同僚
曰某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爾後適醴客之子常修修略曉文墨
關氏乃與修讀書十數年才學遂優咸通中科舉南楚新聞 文

章道士唐女觀鄧玄真從師入道隱居茅山顏魯公歎曰宜稱文學道士女仙傳 誠節夫人唐契丹寇平州鄒保英爲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子乘城不下賊去詔封誠節夫人楊烈婦傳

美成夫人漢崔篆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王莽賜號美成夫人崔駟傳 崇義夫人唐薛仁杲將旁命地羌豪也至始州掠王

氏女醉寢于野王取命地刀斬首送梁州詔封崇義夫人仁杲傳 西堂夫人五代楚馬希範少愛倡妓徐降真及嗣位號西堂夫

人十國紀年 左右夫人晉賈充前妻李氏坐流徒以大赦得還

時詔充置左右夫人充後妻郭氏怒乃答詔託以謙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郭也本傳 夾寨夫人五代後唐莊宗攻梁軍于夾

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宮中謂之夾寨夫人劉后傳 徇忠縣君唐

嘿噉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虜引去詔封徇忠縣君楊烈婦傳 娘子軍唐平陽公主世祖之女下嫁柴紹主初聞高祖

起義兵於太原乃於鄆縣招集亡命帝渡河詔以數百騎迎至引
精兵與秦王會渭北時號爲娘子軍劉餗傳紀 劉三娘齊劉孝
綽三妹一適琅琊王叔英一適吳郡張暉一適東海陳悱並有才
學悱妻文允清拔所謂劉三娘者也本傳 楊烈婦唐李侃妻也
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爲項城令希烈略定諸縣侃以城小欲逃
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侃乃率吏民守城婦自爨以享
衆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守死於外猶愈於牀
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遷侃太平令本傳
將種西晉胡貴嬪名芳奮之女也武帝與之搏菹爭矢遂傷上
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本傳 人種晉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
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乃將去仲容乘驢著重服
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卽遙集之母 舍利北齊後主
皇后穆氏名邪利母名輕宵本穆子倫婢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

姦私而生后小字黃花欽道伏誅黃花因此入宮有幸於後主宮
中稱爲舍利本傳 針神魏文帝所幸愛美人姓薛名靈芝容貌
甚絕靈芝之至帝乘雕玉之輦以從車坐之盛歎曰昔者言朝爲
行雲莫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莫改名曰夜來夜來妙爲針
功雖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制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御
宮中號爲針神拾遺 功德山唐韓晉公聞徑山爲妖妄要至見
其狀貌不覺生敬乃爲設食出妻以拜曰願乞一號徑山曰功德
山國史補 興元府煨鐵李翁生女姿容絕麗人目爲花羞不許
富人納爲妾嫁之貧儒亦學翁之有守云續墨客揮犀 乾阿嬾
後魏穆提婆母陸令萱以其夫略超謀叛伏法配入掖庭提婆爲
奴後主在襁褓中令鞠養謂之乾阿嬾呼姨姨本傳 女戎唐長
孫無忌等贊曰天以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決不
可支 妖物晉夏統高尙不仕從父恭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

珠二人亦有國色善歌舞又能隱形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冥冥流火電發召統觀之統責諸人曰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遊戲本傳 白頸鴉五代契丹入寇之初所在羣盜蜂起戎人患之陳州有一婦人爲賊帥號白頸鴉形質龕短髮黃體黑來詣戎王稱男子姓名衣服拜跪皆男子戎以爲懷化將軍委之招輯山東諸盜其屬數千男子皆服役之前後有夫數十人少不如意皆手刃之僞燕王趙廷壽問之自云能左右馳射被雙鞬日可行三百里盤矛擊劍皆所善也後爲兖州節度使馬彥卿戮之玉堂閑話 窮相女子唐主承昇妹國色德宗納之不戀宮室德宗曰窮相女子乃出敕其母兄不聽嫁進士朝官任配將軍親情後適元士會因以流落真窮相女也嘉話 狗頭新婦唐賈耽爲渭州節度酸棗縣有俚婦事姑不謹姑年甚老無目晨食婦餅裹犬糞授姑姑食之覺異子遠出外還

姑仰天大哭頃雷震發有人入截婦首以犬首續之就令牽行於境中以戒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新婦獨異志

四朝聞見錄

雷併入前同處

宋葉紹翁

或問余曰今九里松一字門扁吳說所書也字何以用金予謂之曰高宗聖駕幸天竺由九里松以入顧瞻有扁翌日取入欲自爲御書黼黻湖山命筆研書數十番嘆息曰無以易說所書也止命匠就以金填其字復揭之於一字門云

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糟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以食此已久又魚視此更大且多容臣妾翌日供進夫人歸亟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糟鱠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笑曰我便道是無許多青魚夫人誤爾

金鳳花如鳳翅飛舞每種各具一色聚開則五色成花自夏至秋尤盛謂之金鳳花中都習宮闈嫉語謂鳳兒花慈懿之生有鸞鸞

儀於黑珉名曰鳳娘迨正坤極六宮避舊諱稱曰好女兒花今行在猶然

陸放翁游祭朱文公云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耄神往形留公歿不忘庶其歆饗僅此六句詞有所避而意亦至矣蔡元定先公三年歿以柩歸葬文公以文慟之其詞曰竊聞亡友西山先生羈旅之櫬遠自春陵來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酌于柩前嗚呼哀哉略無異詞及其葬也以病不能會遣其子以文祭之曰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邪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於君之生未及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及其葬也又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永訣以終天年也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陸公之祭文公文公之祭蔡君俱不敢以一字誦其屈蓋當時權勢薰灼諸賢至不

敢出聲吐氣惟以目相視而已文公遭謗之後慶元六年終於正寢郡守傅伯壽以黨禁不以聞於朝猶遣人以賻至其家辭焉時故舊莫敢致哀陸公僅以文祭之

文公以下云云今本在祭文前

隨隱漫錄

宋陳隨隱

舊名世榮甫東坡學士

潘安仁關中詩云肝腦塗地白骨交衢夫行妻寡父出子孤劉灣雲南行云妻行求死夫父行求死子形容鰥寡孤獨之慘極矣然傷於直未若曹公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成功萬骨枯陳陶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香閨夢裏人此卽漢文帝所謂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失十朕不忍爲也然雖趙充國王忠嗣曹彬等固不多見舞干羽而苗格者何人哉戰國四君無忌爲賢田文次之趙勝又次之黃歇無足取無忌屈身以迎侯嬴間步以交毛薛恭近於禮忘身救趙納言如流信近於義趣駕還魏敗蒙騫於河又不可謂不知也田文雖好客納諫

而不擇臧否招納亡命之徒爲逋逃主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勝有一毛遂而不識歇相楚三十餘年以姦固位進李園之女弟以圖楚國亂人苗裔殞非其命天實假手非當斷不斷之不幸也宜也朝參御殿如冬至歲賀節朝大禮奏請致齋則御大慶上壽賜宴望參賀祥瑞勝捷則御紫宸殿御宴唱名則御集賢六參官起居聽麻宣布則御文德召宰執論事則御延和武舉及軍班授官則御講武試進士及講讀則御緝熙明堂郊祀稱賀則御端誠常朝四參自九月十一至五月十二日並御垂拱大祀假忌前假自五月十三日至九月初十日並御後殿凡趨朝出入門不端簡朝堂行私禮交互幕次語笑誼講殿門內聚談行立失序主班交語相揖無故離位拜舞不如儀穿班仗出入皆謂失儀閣門彈奏有責凡卿監郎官至院轄書監以上五日分輪一員上殿論之輪對前半月閣門以資次十員爲一單關尙左轉牒諸官預辨劄子伏臘

則免凡臺諫月月繳進謂之本職公事侍從左右史樞密都副承
旨謂之直前奏事三衙大帥謂之執杖子奏事各臨時閣門若在
外執政侍從則謂之內引

內命婦五品貴妃淑妃賢妃則鎖院降制貴儀淑儀淑容順容婉
儀婉容昭儀昭容昭婉修儀修容修婉充儀充媛婕妤好美人才人
侍御郡夫人郡夫人十字六字四字兩字兩字兩國四字兩國兩
字一字國夫人爲一品尙正尙宮尙儀尙食尙服尙園尙翰尙拭
尙制尙薰司衣司寶司飾司園司言司膳司劑司設司采典衣典
寶典飾典製典園典籍典醞典珍典樂掌衣掌記掌采掌樂掌園
掌籍掌醞紅霞帔知尙書內省事仙韶使副使小殿直都知押班
爲二品紫霞帔尙書省都事大侍御小殿直第一等長行仙韶都
頭爲三品聽宣尙書省內事錄事小殿直二等長行仙韶色爲四
品殿直散直散手尙書省小侍御皇后閣祇候小殿直第三等長

行著緋著綠女童爲五品

劉向楊彪盡忠漢室而歆附王莽修爲操謀却倍盡忠於晉而超附桓溫以傾晉其父析薪其子非惟弗克負荷又從而賣君父隕家聲僅取一時之榮而不忠不孝之罪萬古莫掩哀哉

李廣殺降卒七百人故不侯虞翊殺降賊數百人故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嗚呼二君猶若是則項羽坑秦卒二十萬白起坑趙卒四十餘萬獲罪於天又將若之何

書首堯舜詩首文王春秋首魯隱史記世家首秦伯列傳首伯夷最有深意使人人如是則商臣之禍不作於楚建成之變不生於

唐

高沙榮全據城叛召官妓毛惜惜佐酒罵曰汝本健兒官家何負於汝而反吾有死耳不能爲反賊行酒全以刃裂口立命鬻之罵至死不絕閩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且賜廟潘紫岩有詩云淮海

豔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七首學秦女向使襄頭真杲
卿玉骨花顏城下土冰魂雪魄史間名古今無限腰金者歌舞筵
中過一生

錢塘范十郎二女俱爲雲間富民陸氏妾長曰鶯鶯寵盛早世次
曰燕燕與羣妾等陸病且貧貨所居棲墓廬羣妾散燕獨不忍去
同食貧餘年陸死自鬻以葬焉嗚呼豫讓懷智伯國士恩始以國
士報燕得不賢於讓哉

韓香南徐娼也色藝冠一時與大將葉氏子交閉門謝客將終身
焉父恚投牒有司集鰥軍于射圃中者妻之一老卒中香歆然同
歸謂曰夫婦有禮而買羊沽酒召吾親故以成禮賓至酒三行香
出所賚金帛高下獻之入更衣久不出自刎矣嗚呼白刃可蹈也
不爲非義屈歐陽公作雜傳係遍事五代之臣香雖可入雜傳其
節亦可尙矣

杭州治舊錢塘宮也紹興因以爲行宮皇城九里入寧和門左進
奏院玉堂右中殿外庫至北宮門循廊左序巨璫幕次列如魚貫
祥曦殿朵殿接修廊爲後殿對以御酒庫御藥院慈元殿外庫內
侍省內東門司大內都巡檢司御廚天章等閣廊回路轉衆班排
列又轉內藏庫對軍器庫又轉便門垂拱殿五間十二架修六丈
廣八丈四尺簷屋三間修廣各丈五朵殿四兩廡各二十間殿門
三門內龍墀折檻殿後擁舍七間爲延和殿右便門通後殿門左
一殿隨時易名明堂郊祀曰端誠策士唱名曰集英宴對奉使曰
崇德武舉及軍班授官曰講武東宮在麗正門內南宮門外本宮
會議所之側入門垂楊夾道間夫容環珠闌二里至外宮門節後
堂爲財帛生料二庫環以官屬直舍轉外窰子入內宮門廊右爲
贊導春坊直舍左講堂七楹扁新益外爲講官直舍正殿內明左
聖堂右祠堂後擬華殿瞻菴堂環以竺左寢室右齋安位內人直

舍百二十楹左彝齋太子賜號也接繡香堂便門通繹已堂重簷
複屋昔楊太后垂簾於此曰慈明堂殿前射圃竟百步環修廊右
轉博雅樓十二間廊左轉數十步雕閣花甃萬卉中出秋千對陽
春亭清霽亭前夫容後木樨玉質亭梅繞之由繹已堂過綉膳廊
百八十楹直通御前廊外卽後苑梅花千樹曰梅崗亭冰花亭枕
小西湖曰水月境界曰澄碧牡丹曰伊洛傳芳芍藥曰冠芳山茶
曰鶴丹桂曰天閣清香堂曰本支百世佑聖祠曰慶和泗州曰慈
濟鍾離曰得真橋曰洞庭佳味茅亭曰昭儉木香曰架雪竹曰賞
靜松亭曰天陵偃蓋以日本國松本爲翠寒堂不施丹雘白如象
齒環以古松碧琳堂近之一山崔嵬作觀堂爲上焚香祝天之所
吳知古掌焚修每三茅觀鼓鳴觀堂之鐘應之則駕輿山背芙蓉
閣風帆沙鳥履鳥下山山下一溪縈帶通小西湖亭曰清漣怪石
夾列獻瑰逞秀三山五湖洞穴深杳豁然平朗羣飛翼拱凌虛樓

對瑞慶殿損齋緝熙崇政殿之東爲欽先孝思復古紫宸等殿木
圍卽福寧殿射殿曰選德坤寧殿貴妃昭儀婕妤等位宮人直舍
蟻聚焉又東過閣子庫睿思殿儀鸞修內八作翰林諸司是謂東

華門

以上諸條
今本未見

夫子沒歷秦漢晉宋齊梁陳隋至明皇始封文宣王真宗欲加尊
崇禮臣定議爲至神元聖帝李清臣者獨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
爲帝於是僅加玄聖二字異代尊崇何預於周果如所言則公亦
不可封矣雖萬代帝王之師何假虛名而清臣之罪所當筆誅又
執筆以俟

上諭百三十一神聖賢文武成康獻懿元章釐景宣明昭正敬恭
莊肅穆戴翼襄烈桓威勇毅克壯圍魏安定簡貞節白匡質靖真
順思考昂顯和玄高光大英睿博憲堅孝忠惠德仁智慎禮義周
敏信達寬理凱清直欽益良度類基慈齊深溫讓密厚純勤謙友

祈廣淑儉靈榮厲比潔舒賁逸退訥愬懋宜哲察通儀經庇協
端休悅綽容確恆熙洽紹世果用之君親焉用之臣子焉中諡十
四懷悼愍哀隱幽冲夷懼恩攜鄰愿傲用之閔傷焉用之無後焉
下諡六十五野夸躁伐荒煬戾刺虛蕩墨僇亢干褊專輕苛介暴
虐復悖凶慢忍毒惡殘異攘頑昏驕酌酒澆狃侈惑靡溺偽妄譎
諂誣詐譎詭奸邪慝蠱危圯懦撓覆敗數疵饗費用之蠻夷焉
用之小人焉

衛青少爲平陽公主馬前奴後貴顯公主擇配無踰青者卒歸之
北齊後宮一裙之費至直萬疋周滅其國后妃以賣燭爲業南唐
劉承勳窮奢極侈畜妓樂數十一妓價數十萬教以藝又數十萬
服飾稱之歸京乞食凍餒死軍卒楊杲宗爲丁晉公築第丁貶海
上朝廷以第賜杲宗劉美善鍛金後貴顯賜上方器親刻工名多
美所造嗚呼世事翻覆往往如此惟德行文章照輝今古彼富世

猶蜉蝣醯雞豈足恃哉

紹陶錄二

宋王 質

廬山異人多前聞久邈矣近得一人焉出於士大夫之間可書也
已同年臨川唐君名汝舟字濟民其本趣可見小名宜僧小字僧
兒其本趣之外又可見也君亦偉哉少業儒事決科年四十有五
始有成名除南康儒官武陵宰斬春之黃梅居久之易祠官歸溢
江人莫知何爲也初娶黃繼娶張居無何出隻子贅旁舍無他嗣
夫婦潛處熒熒也不求官不治生不接親朋至不見其子人亦不
知其何爲也臨川豐城溢江量薄有生理官廩亦微有贏資一日
盡哀施廬山諸寺及諸菴夫婦往來轉食無定所亦無多時間旬
月輒它徙人皆莫知何爲也飲食固隨衆衣服亦不加緝浣不知
其何以度寒暑錢幣皆無所挈持不知其何以應緩急也有所遇
耶人亦莫知自有所得耶人亦莫知惟不言故不知也或訪求卽

深避逢者鮮焉終莫知何爲也今夫年六十有九婦不知年經行巖谷甚速其能與君同固宜皆康強常悅豫從君同里管縛叔巖得之又從他得皆相符今君不可得見悲夫

古杭夢遊錄

宋灌園耐得翁

自大內和寧門外新路南北早開珠玉珍異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奇器天下所無者悉集於此以至朝天門清河坊中瓦洋瀾頭官巷口柵心衆安橋食物店鋪人煙浩穰其夜市除大內前後諸處亦然惟中瓦前最勝撲賣奇巧器皿百色物件與日開無異其餘坊巷市井買賣權關酒樓歌館直至四鼓後方靜而五鼓朝馬將動其有趁賣早市者復起開張無論四時皆然如遇元宵尤盛排門私貨民居作肆觀玩鱗次不可勝紀

市肆謂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爲行雖醫卜亦有職醫尅擇之差占則與市肆當行固也

內亦有不當行而借名之者如酒行食飯行是也又有名爲園者如城南之花園泥路之青果園江下之養魚園後市街之柑子園是也其他工伎之人或爲作如名篋刀作腰帶作金銀鍍作銀作是也

酒肆店宅子酒店花園酒店直賣店散酒店庵酒店羅酒店除官庫子庫脚店之外其餘皆謂之拘戶有茶飯店包子店所曰庵店者謂有娼妓在內可以就歡而於酒閣內暗隱藏臥牀也門前紅梘子燈上不以晴雨必用箬籬蓋之以爲記認其他大酒店娼妓只伴坐客而已欲買歡則多往其居

大茶坊張掛名人書畫在京師只熟食店掛畫所以消遣久待也今茶坊皆然人情茶坊本非大茶坊爲正但將此爲由多下茶錢也又有一等專是娼妓父兄打聚處又有一等專是諸行借工賣伎人會聚行老處謂之市頭水茶坊乃娼家聊設桌凳以茶爲由

後生輩甘於費錢謂之乾茶錢

官府貴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當凡事整齊都下街市亦有之常時人戶每遇禮席以錢倩之皆可辦也四司者帳設司廚司茶酒司臺盤司也六局者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辦局也凡四司六局人祇應慣熟便省賓主一半力

瓦者野合易歆之意也歆樂傳學坊十三部唯以雜劇爲正色舊教坊有篳篥部大鼓部杖鼓部拍板色笛色琵琶色方響色箏色笙色舞旋色歌板色雜劇色參軍色色有色長部有部頭上有教坊使副鈐轄都掌儀範者皆是命官紹興十一年省廢教坊之後每遇大宴則差撥臨安府衙前樂等人充應屬修內司教樂所掌管雜劇中末泥爲長每四人或五人爲一場先做尋常熟事一段名曰豔段次做正雜劇通名爲兩段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粧孤老其吹曲破斷送者謂

之把色諸宮調本京師孔三傳撰傳奇靈怪入曲說唱。細樂以簫管笙箏稽琴方響之類合動。小樂器卽一二人合動。清樂比馬後樂加方響笙笛用小提鼓。唱叫小唱謂執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輕殺。嘌唱謂上鼓面唱令曲小謳驅駕虛聲縱弄宮調與叫果子唱耍曲兒爲一體。叫聲自京師起撰鄉國市井諸色歌吟賣物之聲採合宮調而成也。唱賺在京只有纏合纏連中興後張五牛大夫遂撰爲賺賺者誤賺之意也。雜扮或名雜班又名紐元子又名拔和乃雜劇之散段在京師時村人罕得入城遂撰此端。

百戲 相撲 踢弄 雜手藝 弄懸絲傀儡 影戲

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拳提刀趕棒及發跡變態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謂參禪講史書謂說前代興廢爭戰之事

合生與起令隨合相似

商謎舊用鼓板吹賀聖朝聚人猜詩謎字謎之類本是隱語有道

謎來

謬念引語說
謎又名打謎

正猜

求審
來猜

下套

商者以物類相似
者難之又名對智

貼套

貼知
原象

走智

改物類以
因難者

橫下

許步
人辨

問曰

商者為
問句類

調爽

假作
以定其

都城天街舊自清河坊南則呼瓦北謂之界北中瓦謂之五花兒
中心自五間樓北到官巷南到御街兩行多是上戶金銀鈔引交
易鋪僅百餘家門列金銀見錢謂看垛錢自融和坊北至市南方
謂之珠子市頭如遇買賣動以萬數間有府第富室質庫十餘處
皆不以萬貫收質其他如名家綵帛鋪堆上細疋段而錦綺縑素
皆諸處所無者

說郭卷第三終